

經30  
8655

100  
8

903  
286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六



學海堂

古文尙書考

元和惠徵君

棟著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  
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厯班固作律厯志鄭

康成注尙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

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

篇內九共九篇故二十四蓋漢重家學習尙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為備

八篇太誓後得故二十九劉歆移書太常曰抑此三學臣尙書

為備臣讚曰當時學者謂尙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

也三學謂逸于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

左傳解詁以毛詩都人士首章為逸詩以未立于學官故也然其書已入中秘是以劉向校  
古文得錄其篇著于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成一篇而藝文志

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劉向別錄五十八篇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

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為孔氏之

逸書也或曰古文出于晉世若兩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

大甲說命諸篇漢儒羣目為逸書歟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

頤之書非壁中之文也頤采摭傳記作為古文以給後世後世

儒者靡然信從於是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孔氏

之書不特文與梅氏絕異而其篇次亦殊愚既備箚其目復為

條其說于左方以與識古君子共證焉

孔氏古文尚書五十八篇

堯典梅氏分出舜典 舜典 汨作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九

大禹謨 皋陶謨梅氏分出益稷 棄稷即益 禹貢 甘誓 五子

之歌 嗣征 湯誓 湯誥 咸有一德梅氏次大甲 典寶梅氏次湯

誓 伊訓梅氏次湯誥 肆命 原命 般庚上 般庚中 般庚

下 高宗彤日 西伯伐黎 微子 大誓上 大誓中 大

誓下 牧誓 武成建武之際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雒誥 多士 寶母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藥命當作畢命 大棗誓梅氏次文侯之

命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五十八篇蓋賈馬

尚書三十四篇益以孔氏逸篇二十四篇為五十八內般庚

三篇同卷大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三篇同卷實二十

九篇逸書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篇合四十五卷之數卷即

與桓君山說合藝文志四十六卷兼序言之二十四篇以五十八內類

鄭氏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

舜典 汨作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

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九 大禹謨 棄稷

五子之歌 嗣征 湯誥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名陳政教所當為也 原命 武成 旅獒 栗命 當作畢命

藝文志云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

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

列于學官所謂十六篇者即鄭氏所述逸書二十四篇也正

義日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

孔冲遠以孔氏十六篇為張霸偽書其說之可疑者有四焉漢

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

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益尚書茲多於是矣世所傳百兩篇者出

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

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

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案傳先述逸書後稱百兩明逸

書非百兩其疑一也經典序錄曰百二篇文意淺陋成帝時劉

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夫校古文者向也識百兩之非古文

者亦向也豈有向撰別錄仍取張霸偽書者乎其疑二也成帝

之時百篇具在向歆父子領校秘書皆得見之歆撰三統秣述

伊訓武成畢命諸篇悉孔氏逸書之文也觀歆移太常書知其孔氏古文具在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惠徵君古文尚書考

後武成亡於建武之際至東漢之末嗣征伊訓猶有存者故鄭康成注書聞一引之注禹貢引嗣征若百兩之篇傳在民間

論衡曰百二篇與壁中古文真偽顯然當時學者咸能辨之書傳在民間充

十八卷引百兩篇云伊尹死大霧三日衡豈有識古如劉子駿篤學如鄭康成以民

閒偽書信為壁中逸典者耶其疑三也律秣志載伊訓篇曰惟

元年十有一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

芻死霸古文魄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畢命

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朔云云案其文與梅氏所載略同後

人帝之為張霸偽書者也愚攷王充論衡曰霸造百二篇成帝

出祕尚書以校攷之無一字相應者夫霸書不與百篇相應何

後出古文獨與之同其疑四也孔冲遠又言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此說

謬耳百二篇與祕尚書無一字相應安得如冲遠所云且律厓志所據逸書皆本云統厥子駿親見古文豈可以偽書席之

辨正義四條

正義曰伏生本二十八篇般庚出一篇加舜典益稷康王

之誥凡五篇為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為五十八

案漢元以來尚書無所謂三十三篇者二十八篇者伏生也三

十一卷者歐陽也蓋般庚出二篇加大誓一篇故三十一二十

九篇者夏侯也依伏生篇數三十四篇者馬鄭也般庚大誓皆

顧命王若曰以下為梅氏去大誓三篇梅既去大誓則而分堯

典皋陶謨為舜典益稷二篇於是有一十三篇之文是其謬耳

且五十八篇既因於別錄其中增多二十五篇又不與班氏藝

文志相應藝文志止十六篇出九共八進退皆無據也

是書經解 卷三百五十一 惠徵君古文尚書考

正義曰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

案霸所撰有百兩篇無偽造二十四篇之說二十四篇之文九

同卷實十六篇劉歆班固皆以為孔安國所得逸書非張霸書也自東

晉二十五篇之文出於是始以二十四篇為偽書信所疑而疑

所信此後儒所以不能無辨也梅氏偽書如吳才老朱晦菴陳直齋吳草廬趙子昂諸人皆能

辨之但不知鄭氏二十四篇為孔氏真古文耳

正義曰鄭氏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般庚二篇康

王之誥又大誓三篇為二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

篇為五十八以此二十四篇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

卷除八篇故為十六首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

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

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

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

案壁中尚書安國家獻之劉向從而校之故知見行之書文字

異者七百有餘增多之篇舜典已下一十有六康成撰次篇目

皆仍孔氏之舊如以十六篇為偽書則當日秘府所藏亦難深

信而梅氏五十八篇之文又何所據以傳於後耶

正義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

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

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

也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三君子之業則雅材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盲猶復疑惑未悛

言而誠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以逸並與孔異

案漢世儒者惟鄭氏篤信古文故於易傳費氏於書傳孔氏於詩傳毛氏皆古文也許慎亦從賈逵受古學其假說文解字稱書孔氏詩毛氏由是言之鄭祖孔學又何疑乎蓋古文自膠東庸生已下代有經師扶風杜林又得西州秦書互相攷證衛賈馬諸君皆傳其學故有雅材好博之稱平帝立古文而十六篇不著於錄以故絕無師說沿至建武武成之篇間有以者尹敏

孫期丁鴻張楷皆通古文然闕憤傳講二十九篇而已大誓後得古文

實二十由西漢俗儒夏侯勝師此輩信今疑古廢奔內學抑而不宣至

康成注書嗣征伊訓僅有存焉然猶能舉其篇章辨其以逸者

此炎漢四百年古文經師之力也迄乎永嘉師資道喪二京逸

典成就滅亡具隋經籍志于是梅頤之徒偽書當作備于王肅肅好造偽善以詆康成家語其

也奮其私智造為古文傳記逸書拮據殆盡詳八卷若拾遺乘而

作飯集狐腋以為裘二語本朱錫鬯雖於大義無乖然合之鄭氏逸篇

不異百兩之與中書矣蓋孔氏既有古文而梅復造之鄭自與

梅異非與孔異也

而漢明證孔氏逸書九條一論五十四

孔君伏生傳書雖有古今之異皆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默相契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其徵君古文尚書考 六

合如伏生書有堯典無舜典有咎繇謨无弃稷以二篇本闕也  
而孔氏逸書别有舜典弃稷二篇正可補伏生之闕又書大傳  
虞傳有九共篇云子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薛宣曰伏生  
稱九共以諸  
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  
好惡為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云今逸書亦有是篇伏生見  
之孔氏傳之此信而有徵者

王氏應麟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豈

朱均管蔡之比楚士媿以五觀  
比于朱均管蔡思案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

啟乃淫溢康樂啟乃當作啟  
子溢與洪同野于飲食將將銘苒磬以力湛濁

于酒湛與耽同耽  
淫濁亂也滄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當作  
天天用弗

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即書

序之五子也周書嘗麥曰其在夏之五子今本夏  
訛殷忘伯禹之命

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

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啟十一年放

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漢東郡有  
畔觀縣彭伯壽

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即五觀也楚語士媿曰啟有

五觀春秋傳曰夏有觀扈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遺文周書載其

逸事楚詞云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即墨子所云淫  
溢康樂萬舞翼翼是也又云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

平家巷即周書所云忘伯禹之命遂凶厥國是也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

有是篇漢儒習聞其事故韋昭注國語王符侯潛夫論皆依以

為說安有淫泆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梅氏之誣

不待辨而明矣五子謂管蔡也

書正義云鄭氏注禹貢引嗣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詩鹿鳴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惠徵君古文尚書考 七

云承筐是將鄭箋曰承猶奉也書曰厥筐元黃與國建安木作

正義云今禹貢止有厥筐元纁之文而鄭注禹貢引嗣征曰厥

筐元黃則此所引亦為嗣征文鄭誤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

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耳愚案孔氏逸書有嗣征篇

漢末猶存故鄭氏引之孔冲遠必欲黜鄭扶梅使梅氏偽書得

以行世豈非弃周鼎而寶康瓠歟

孔氏逸書有湯誥篇司馬遷從安國問采入殷本紀今梅氏別

撰一篇如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云云此湯誓之文也

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亦言墨子載湯誓其辭若此明湯誥

無此文也湯誥之文安國尚不得而知之况馬鄭乎

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注云吉當為告古文

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告也書序以為咸有一德今逸書

篇當康成時已也緇衣又引云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

惟終注云天當為先字之誤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

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

就湯矣鄭為此言者據孔氏逸書為說蓋古文書序咸有一德

次湯誥後言正義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大甲後第四十鄭以為

在湯誥後第三十二殷本紀于湯誥之下即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各單作明居鄭傳賈逵之學馬遷從孔安國

問皆得其實今偽孔氏以咸有一德次大甲後者矣也故鄭

以尹告為伊尹告成湯即書序之咸有一德也又當克夏之後

故云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皆古文說也今梅氏以尹吉一篇之

文分屬大甲又以咸有一德為陳戒大甲之辭失之遠矣

劉歆三統秣載伊訓篇律麻曰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

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仲壬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歆以方明為明堂配天越弗者祭上帝越弗行事也方明見覲禮篇汲郡古文曰大

甲十年大饗于大廟初祀方明此商家一代禘祭大典惜其書

不與堯典並傳周因殷禮故康成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字在亳

又云征是三燬則此篇漢末猶存也崔寶政論曰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

周用隆則伊訓之篇子真曾見之矣

劉向別錄云古文尚書經五十八篇藝文志作五十七篇康成

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案康成書序注云武成逸書建武

之際亡即謂所亡之篇也劉歆三統秣云周書武成篇惟一月

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

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

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

庶國祀馘于周廟案其文皆見周書世俘篇蓋史官所記伐紂

歲月略同而其文則異也

旅獒序云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獒馬融作豪會豪也康成曰

獒讀為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為會豪國人遺其會豪來

獻見於周此孔氏逸書之說馬季長傳古文而得之康成受學

于馬故述其說如此孔冲遠據梅氏旅獒為犬高四尺之獒斥

馬君為不見古文妄為此說何言之悖歟

逸書有罔命愚謂罔當作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秣云畢命豐

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玉命作策豐刑書豐刑康成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十一 惠徵君古文尚書考

畢命序注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為說

梅氏增多古文二十五篇

大禹謨 五子之歌 嗣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

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

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罔命

案藝文志古文尚書出孔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以放二十

九篇得多十六篇內九共九篇故分之為二十四合之為十

六今梅氏增多篇數分之為二十五合之為十九與藝文志

不合又因劉向別錄古文尚書有五十八篇乃遂分堯典慎

徽以下為舜典分皋陶謨而曰來禹以下為益稷以合別錄

之數于是見行之書為三十三篇漢魏以前未有此目且如

征苗誓師禹誓文也往于田號泣于旻天舜典文也而皆以

為大禹謨葛伯仇餉湯征文也而以為仲虺之誥聿求元聖

與之戮力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皆湯誓文也而以為湯誥惟

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咸有一德文也而以為大甲皆與書傳

不合

辨梅氏增多古文之謬十五條

左傳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離騷

經云啟九辨與九歌天問云啟棘賓商九辨九歌則九歌乃啟

樂猶九鼎為啟鑄也伏氏尚書虞夏傳云惟十有四祀還歸二

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康成注四章皆歌禹獨無九歌明九歌乃啟樂也今後出古文以為禹告舜之詞則似虞時已有此歌恐未然

墨子兼愛篇載禹誓云禹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惟

作台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子既率爾羣羣猶君也周書王子晉云

侯能成羣謂之君堯典言羣后又作郡古對諸羣以征有苗據

此言之夏書當有禹誓之篇荀卿子曰誥誓不及五帝穀梁傳同誓

始於禹則舜時未有也皋陶謨言苗頑弗即功則舜陟今梅氏

采八大禹謨屬之虞書偽孔氏以益稷顯然與先儒相悖其說

非也百篇文荀子猶及見之說當有據

荀子議兵篇曰舜伐有苗此梅氏所據也案上下文云堯伐謹

兇禹伐共工云云此即堯舜誅四凶事國語所謂大刑用甲兵

故稱伐不必有誓師逆命之事也

顧氏棟高尙書有苗論曰案經言有苗凡七見舜典言竄三苗

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皋陶謨言何遷乎有苗禹貢言三苗丕

敘益稷言苗頑弗即功此亦見皋陶謨非益稷也呂刑言遏絕苗民無世在

下與偽經禹徂征之事凡七元儒王耕野耘之言曰謂之分北

則非止于一人謂其不敘則必非止于一君又謂之遷有苗謂

之遏絕苗民則不特遷徙其君長必并其國人俱徙之又何來

徂征逆命之事邪三苗既非在廟之臣舜必將執其君而竄之

舜執其君而无所難禹征以六師而反不服迨至來格既革心

向化矣又從而追其既往而分北之豈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之

義又曰舜以薨期倦勤而投禹禹豈宜舍朝廷之事而親征有  
苗舜又安能以倦勤之餘而誕敷文德若果能之則亦不必授  
禹矣案耕野之言淡合事理竊意偽經勦襲孟子之語以龔蹟  
一世益贊之言尤多謬戾瞽瞍為舜之父而禹益皆其臣也以  
瞽為天子之父而斥之為有苗之不若此在後世為大逆不道  
豈宜竄入經典愚因耕野之言類聚所書有苗之事謹以一言  
斷之曰若說竄與分北在徂征之後則苗以逆命而班師以來  
格而遭竄則有苗當自悔其來若說在徂征之前則三苗已不  
敘于三危流竄之地即有不即功者亦使皋陶施象刑威之足  
矣不煩興師動眾也

荀子君道篇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韓詩外

傳云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若然荀子所引  
乃周書也梅氏載之嗣征又以為先代政典之言其後偽造三  
墳書者遂以政典為三皇時書矣誰之作俑歟

史記夏本紀云帝大康失國兄弟五人須于維汭索隱曰皇甫  
謐云號五觀也謐從梁柳得古文尙書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  
氏二十五篇之文至其稱五子為五觀且與梅氏相刺謬然則

謐所據之古文又安可盡信乎帝王世紀曰有苗氏負固不服  
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行武  
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于戚而舞之有苗請服  
其說本韓非子與大禹謨不合謐既以五子為五觀其紀冀州  
引五子歌惟彼陶唐蓋謐作  
世紀雜引傳記初無定見也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曰臣案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  
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以

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愛救于後无益于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案盾侯掌六師以討義和不識兵法安能制勝且垂諸訓典以誤後人必不然矣衛公不知書之為偽故不直斥其非然則左傳作事威克其愛一語乃臨戰制勝之語非如偽尚書所云也

湯誓非全書也湯誥非古文也何以知之以湯誥多采湯誓之言而古文別有湯誥之篇也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今在兼愛篇

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

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又墨子尚賢篇云

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今湯誓皆無此言而湯誥有之以

此知湯誓非全書也史記殷本紀云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維

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

乃大罰殛女母子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

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隴已修萬民乃有居后

稷降種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一作者蚩尤與

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音與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

母之在國女母我怨此孔氏所傳十六篇之文也今湯誥之詞

與史記絕不相類以此知湯誥非古文也

朱氏彝尊曰墨劓剕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皋陶者流也鞭也朴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剕採鯨之謂肉刑之始矣荀卿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愚攷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出梅氏尙書未足深信至周官分職乃掌之司刑則肉刑其昉于周歟

心廟之制始于晚周周公制禮以前未之有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漢永始四年詔議毀廟事丞相韋平成等四十四人皆主小記之說蓋周公制禮時文武尙在四廟之中穆其以下一廟當毀以其爲受命之主而不毀穀梁王制祭法禮器並

云七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鼂虞喜于寶之徒咸以爲然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皆晚周之書荀卿法後王又穀梁之徒故主七廟劉歆班三宗不毀之說班氏父子從而和之王肅又以其說以駁鄭于是造僞古文者改呂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孔鼂虞喜于寶又皆在僞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而不知其畔經而離道也

朱氏彝尊曰武成于未祀于周廟之後乃云越三日庚戌律以召詰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代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于武成也

禮記中庸曰壹戎衣壹讀爲殪戎大也衣讀爲殷言周殪滅大殷也康成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

衣者殷之冑歟高誘呂覽注云今兗州謂殷氏皆曰衣蓋古衣  
字作身从反身殷久及身聲故讀爲衣是則中庸之壹戎衣卽  
康誥之殪戎殷也梅氏不知衣卽殷字而于武成篇仍用中庸  
之語云壹戎衣天下大定斯爲贅矣國語引大誓曰戎商必克戎商卽戎衣也  
朱氏彝尊曰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見于春秋左氏傳而梅氏書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遺訓  
異哉斯言也般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  
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辭則然若成王命康叔則云惟乃丕顯考  
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  
乃祖者伊誰之祖與吾不能不疑于蔡仲之命也

杜氏預注左傳凡引書在二十九篇之外者曰逸書見逸周書  
者則云周書惟襄二十五年傳云書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此周書常訓篇文也杜氏偶不照而云逸書于是梅氏遂采入  
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意自謂二十九篇之外  
逸書也徐幹中論云書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蓋逸周書漢  
人皆見之

顧氏炎武謂相之名不見于經而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外傳止云

所以爲公墨子亦法傳說庸築乎傳嚴武下得之舉以爲三公無作相之事劉氏總謂論語以前經

無論字而周官有論道經邦之語閩若璩注因學記聞云若璩

坐而論道來棟案六經論字皆讀爲倫易屯象君子以經綸詩

大雅於論鼓鍾王制必卽天論中庸經論天下之六經是也公  
食大夫禮注云皆梅氏之漏義也鄭氏書序立政在周官後梅氏置周官前以立政官名與

古文倫或作論皆梅氏之漏義也鄭氏書序立政在周官後梅氏置周官前以立政官名與

周官矛盾故耳明邵氏實謂立政圖任人而

未定官制此未攷古文書序而妄為之說也

顧氏炎武曰詩云虞業惟樅傳曰業大板也所以節拘為縣捷

業如鋸齒或白畫之爾雅大板謂之業左氏學人舍業禮記大

功廢業並謂此也縣者常防其墜故借為敬謹之業書之兢兢

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

故借為事業之業易傳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

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義而業廣惟

勤一語乃出于梅氏所上之古文尚書其不可信也明矣

蔡邕石經論語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何晏集解引包咸

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華嶠漢後書劉平江革等傳序云

引見此殆所謂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也自

晉世君陳出始以惟孝二字屬下讀後之傳論語者改孝于為

孝乎以書云孝乎絕句陸氏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唐石經

以定為乎蓋依君陳為說非論語本真也

朱氏彝尊云書正義謂古文尚書鄭沖所授案沖嘗與孔邕曹羲荀顛何晏共集論語訓法今論語雖列

何晏之名沖實主之其時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即

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

訓矣竊疑沖亦未見古文尚書也

漢書谷永傳永上疏引經云亦維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

牙之辭也案君牙出于晉世永安得見之唐石經及宋本尚書

皆云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無先正之字蓋俗作之鄭

氏尚書文侯之命云亦維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永蓋據此篇

之文師古不攷而引君牙以證之詒誤後學不可不辨

忠經一卷宋藝文志著於錄其書開引梅氏古文案

馬季長東漢人安知晉以後書此皆不知而妄作者

惠徵君古文尚書考

辨尚書分篇之謬

伏生尚書无舜典自粵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尚書原書亦如此故司馬遷侯史記鄭康成王子雍注尚書皆以慎徽五典已下為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於慎徽五典已下別為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巧於藏拙也不顯與孟子相刺謬乎

經典序錄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船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茫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咎繇謨帝曰來禹女亦昌言與咎繇所陳是一時之言豈容分異故伏生今文與馬鄭王本皆不分篇直至後文賡歌颺拜而後咎繇謨篇止其外乃別有棄稷之篇未有所謂益稷篇目者梅氏乃以篇中有泉益泉稷之文遂斷自帝曰來禹以下改棄稷之名為益稷亦其便于省造之私智也伏生合康王之誥於顧命馬鄭本高祖寡命已上為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為康王之誥尋經文諸侯出廟門俟俟者侯王出也語勢不斷不容於此斷章顧氏炎武舉此三事以為書序之矣夫漢世百篇書序別為一卷自梅氏上書始以序分冠篇首豈知舜典棄稷別有成篇康王之誥實斷自王若曰始不始于王出在應門之內也

附闕氏著璩尚書古文疏證

予少疑後出古文年大來文理未進未敢作書指斥甲寅

夏秋間偶校九經注疏作疑義四條辨正義四條繼又作

古文證九條辨偽書十五條又先後續出兩條其為一卷

其二十五篇采摭傳記兼錄其由來藏篋行數年矣癸亥春於友人許得太原閻君古文疏證其論與子先後印合大氏後出古文先儒疑者不一第皆惑于孔冲遠之說以鄭氏二十四篇爲偽書遂不得真古文要領數百年來終成疑案耳閻君之論可爲助我張目者因采其語附于後其博引傳記逸書別爲一卷亦間附闕說後之學者詳焉梅氏所上之孔傳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儒並指爲逸書者此書皆采輯掇拾以爲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世無劉向劉歆賈逵馬融輩之鉅識安得不翕然信之以爲真孔壁復出哉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達合又上與劉歆合歆嘗典校祕書得古文十六篇傳聞民間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達父微實爲安國之六傳弟子達受父業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冊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所偽造不知張霸所偽造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儒林傳云文義淺陋篇或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曾謂馬融鄭康成諸大儒而信此等偽書哉大氏孔穎達纂經翼傳不爲無功而第曲徇一說莫敢他從如毛傳戴記則唯鄭義之是從至于尙書則又黜鄭而從孔是皆唐人粹章句爲義疏欲定爲一是者之弊也

張霸書見于王充論衡所引者尙有數語曰伊尹死大霧三日

此何等語而可令馬鄭諸儒見邪張霸之書甫出即敗王充淺識亦知其未可信而馬鄭諸儒識顧出王充下邪然則汨作九共二十四篇必得之於孔壁而非采左傳案書敘者之所能作也

唐貞觀中詔諸臣撰五經義訓而一時諸臣不加詳攷猥以晚晉梅氏之書為正凡漢儒專門講授的有原委之學皆斥之曰妄少不合於梅氏之書者即以為是不見古文夫史傳之所載如此先儒之所述如此猶以為是不見古文將兩漢諸儒書鑿空瞽說而直至梅氏始了了邪烏呼其亦不思而已矣世之君子由予言而求之平其心易其氣而不以唐人義疏之說為可安則古學之復也其庶幾乎

愚嘗謂偽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為之補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為矛盾然揣其意不能張空卷言白刃與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張往籍以為之主摹擬聲口以為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書出于魏晉之間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注百篇書序明云某篇亡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抵牾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其九篇將何所措手邪此其避難趨易雖自出于矛盾而有所不恤也

案近代鄭曉亦疑古文泰誓謂偽泰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人遂不之信安知好事者不又取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以竄入之以圖取信于人乎其見與余合從來後人引前無前人引後獨此乃前人引後非後人引前

閻氏云偽大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是指謂西漢之大誓也案

西漢之大誓博士習之孔壁所出與之符同是孔子所定之舊文也自東晉別有偽大誓三篇唐宋以來諸人反以西漢之大誓為偽閻氏既知東晉之大誓是偽作何并疑西漢之大誓亦偽邪此其謬也

凡晚出之古文所謂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惜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耳

左氏春秋內傳引詩者一百五十六引逸詩者十引書者二十一引逸書者二十三外傳引詩者二十三引逸詩者一引書者四引逸書者十蓋三百篇見存故詩之逸者少古書放闕既多而書之逸自倍于前也何梅氏二十五篇出向韋杜二氏所謂逸書者皆歷歷具在其終為逸書僅昭十四年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一則而已夫書未經孔子所刪不知凡幾及刪成百篇未為伏生所傳誦尚六十九篇其逸多至如此豈左氏

於數百載前逆知後有一十五篇而所引不出于此邪此必不然之事也

安國古文之學一傳于都尉朝朝傳膠東庸生生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塗暉暉傳桑欽暉又傳賈徽徽傳子達達為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解古文之說大備康成雖云受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原于安國明矣東晉元帝時汝南梅頤奏上古文尚書其篇章之離合名目之存亡絕與兩漢不合頤自以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謐亦从柳得之而載于帝王世紀愚嘗以梅氏晚出之書自東晉迄今一千三百餘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經其片語競相讚述况得孔書載於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  
是使此書首信於世者皇甫謐之過也頤雖奏上得立于學官  
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  
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  
絕是使此書更信於世者孔穎達之過也朱子分經與序爲二  
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而爲之弟子者  
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  
信於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  
趣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之尙書敘錄實有以成朱子未  
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矣益可歎也夫可歎也夫

吳文正謂舜典汨作九共等篇爲張霸僞作不知此乃孔穎  
達之妄說也

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趙岐注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  
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亾失其文孟子諸  
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  
蓋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之尙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  
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載  
慎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于堯本紀不干舜本紀孟子時  
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从安國問古文其  
言亦未爲謬也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  
政接于有庠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  
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十一  
文無疑然要可爲心知某意者道耳

孔壁逸禮三十九篇鄭康成注三禮曾引用之愚謂禮與尙書同一古文同爲鄭氏學同見引于經注中而在禮者雖篇目僅存單辭斷語奕代猶知寶之欲輯爲經而在尙書者雖卷篇次第確有原委甚至明指某句出某篇如載孚在亳征是三駘厥篚元黃昭我周王皆以爲是僞書蓋以禮未爲諸儒所亂而書則爲晚出之孔傳所詘厭也豈不重爲此經之不幸哉

許慎說文解字序云其僞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慎子冲上書安帝云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賈逵受古學者之於逵作說文解字是說文解字所引書正東漢時盛行之古文而非今古文可比

古文傳自孔氏後唯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唯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之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朱子於古文嘗竊疑之至安國傳則直斥其僞不知經與傳固同出一手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一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二

學海堂

古文尙書考

元和惠徵君棟著

舜典

連叢子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曰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

御覽八十一卷引尙書中候考河命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史記

王延壽靈光殿賦有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

釋亦云濬哲文明允恭元塞云云案此協于帝濬哲文明濬哲

不爲方興頌寃乃爲立證佐成其罪也協于帝濬哲文明濬哲

維商易文言天下文明閭若璩曰蓋倣温恭允塞商頌温恭朝

篇首文明思三字而不覺其重複也温恭允塞陸氏釋文曰曰若

允元德升聞德于化而馳若神乃命以位稽古帝舜曰重華

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

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

以位凡二十八字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孟子親見百篇文其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與伏生合乃知梅氏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 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閩若

敷句而成文毛姓曰禹貢 祗承于帝 本孟子啟賢能 曰后克艱

厥后臣克艱厥臣 論語曰為君 黎民敏德 康誥曰丕 帝曰兪允

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 荀子正論曰堯舜南面而聽 萬邦

咸寧 易萬國 稽于眾舍己從人 閩若璩曰孟子稱舜舍己從人

不虐無告 莊子曰堯 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閩若璩曰兪見前篇

見周誥諸篇嘉言即昌言之別伏字見殷庚母或敢伏小人之

攸箴野無遺賢見詩小序萬邦咸寧見易大傳稽于眾見召誥

稽我古人之德稽謀自天之稽字舍己從人見孟子不虐無告

即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不虐即洪範無虐字文十五年季文

子曰君子之不虐幼賤廢字見周禮八柄困窮二字凡二次用

一則商書子惠困窮惟帝二字見皋陶謨時克做時舉此可見

蒐集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呂覽引夏書曰

乃神乃武乃文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 後漢書黃瓊傳瓊上疏曰

左傳王甚神聖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御覽八十一卷引尸子曰舜

有九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御覽八十一卷引尸子曰舜

如響應璩與空文瑜書善惡之應甚于影響古本趙 益曰吁戒

岐子孟子章指曰惡出于己善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 哉傲戒無虞 詩用戒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戰國策引書云去

不虞 嘒百姓以從己之欲 閩若璩曰信二十一年滅文仲曰 無怠無荒

後漢書崔駰傳書曰 禹曰於帝念哉 閩若璩曰此一 德惟善政

政在養民 閩若璩曰文六年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閩若璩曰

見禹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襄二十八年晏子曰夫民生厚而用

之幅利是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

夏書義疏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

惠徵君古文尚書考

歌俾勿壞文七年卻缺曰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

爭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帝曰俞地平天成信二十四

地乎天六府三事允治見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曰格汝禹用堯命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及郡古文曰帝舜

總耄期倦于勤射義曰旃期稱道不亂者旄字木如此今作耄

師者說文曰既日少精也虞書耄字从此故蘇宣

古又汝惟不怠總朕師見皋陶邁種德德乃降莊八年夏書

德德乃降閻若璩曰孔疏云杜謂德乃降為莊公念茲在茲釋

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夏書曰念茲在茲釋

功將謂爾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汝作士闕若璩曰

五刑有服刑期于無刑通典引商鞅書曰明刑之猶至于無刑也棟素通典一百六十九卷曰秦

商鞅著刑名書大略曰晉文將欲明刑于是合諸卿大夫于冀宮頤頤後至遂斷頤頤之脊人皆思曰頤頤之有寵也斷脊以

狗而况于我乎乃無犯禁晉國大治昔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流

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皆曰親屬昆弟有過不違况疏遠乎故

外不用甲兵于天下內不用刀鋸于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

之猶至于無刑也云云是所謂刑期于無刑者特法立誅必而

然乃申商之學民協于中時乃功閻若璩曰民協于中見呂刑

非堯舜之治也論語居敬而行簡以臨罰弗及嗣賞

見皋陶臨下以簡御眾以寬其民又曰寬則得眾

延于世閻若璩曰二句用孟子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王充論衡

故無小宥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襄二十六年夏書曰與其殺

過無大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閻若璩曰哀公問舜冠孔子不對曰其政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荀子大略篇舜曰帝曰來禹浚水儆予帝

來禹皋陶謨文孟子曰書云浚水警予浚水者成允成功左傳

洪水也蓋浚讀為洪梅頤不識字訓為下水成允成功襄五

年夏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論語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

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室而盡力乎溝洫閻若璩曰夏

本紀稱禹為不自滿假襄二十九年季札見舞大夏者曰汝惟

人敏給克勤不自滿假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孰能修之汝惟

惠徵君古文尚書考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逸周書曰矜功不至

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春秋傳曰季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顧炎武曰不矜不伐是勤而不

德是梅正用傳意闕若璩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荀子君子篇語也老子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大惟不爭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后章又云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厥數在

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汝躬汝終陟元后論語堯曰篇曰咨爾舜天之厥數在爾躬允

安國曰舜亦以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荀

命已之辭命禹解蔽篇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

後能知之閻若璩曰荀子此篇前又有精於道壹於道之語遂

隱括為四字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偽古文蓋如此

初非其能造語精密如此也棟案荀子之言危微與俗解異危

猶中庸之慎獨也故猶中庸之至誠也荀子言一故能精非先

精而後一也且故則已造至極不須更言精又言一也荀子所

言七十子之大誼惟而上之即聖人之造語精密殊未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荀子正名篇曰無稽之言不可愛非君

其說以造經而誼多疏漏閻氏謂其造語精密殊未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國語內史過曰夏

后何戴后非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見惟口出好興戎墨子曰先

眾無以守邦命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

以為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為讒

賊寇禹曰校卜功臣哀十七年曰王與葉公校卜子良以為官

戎占惟克蔽志昆命于元龜京十八年曰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

罔敢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

知吉謀及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禮記表記曰卜筮不相襲注襲因也

卜不襲吉襲禹拜稽首固辭堯典禹拜稽首帝曰母論語子惟

與習古文通汝諧堯典往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汲郡古文曰帝舜三十三

宗遂復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辨見禹乃會羣后誓

九州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汲郡古文曰

帝舜三十五

惠教君古文尚書考

年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墨子引禹誓云禹曰濟濟君子有眾成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

在野小人在位詩隰桑敘曰小人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

史伯曰君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閭三句苗民逆命閭若璩曰本左傳文

若璩曰左傳知瑤伐齊曰以辭伐罪三句苗民逆命詩致天滿

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之届

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梅鶯曰本易之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棟案天道虧盈而益謙漢易盈為滿偽

古文蓋帝初于歷山尚書大傳曰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子父

母孟子萬章曰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長負罪引慝祇載見

警駸夔夔齋慄警亦允若孟子曰書曰祇載見警駸夔夔齋慄

案此當作舜典中央臣所記如此若益贊于禹至誠感神

禹無直斥天子父之理此偽古文之謬也閻若璩曰全

召誥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禹拜昌言曰兪閻若璩曰全

感神用孝經通于神明明句閻若璩曰全

振旅閻若璩曰左傳襄十年荀偃士句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

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淮南子曰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

之韓非子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

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皇甫謐帝

王世紀亦云蓋秦漢之人皆有是說但偽書既稱有苗格何皋陶謨猶云苗頑弗即功乎此事亦未可信

五子之歌

乃盤遊無度無逸曰文王不畋于有洛之表汲郡古文曰帝太

畋人居有窮后羿左傳襄四年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閻若璩

知爾後人古文中庚續之者五子之歟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後

歌有窮后羿因民不忍距于河是也歟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後

于洛之炳序云太康失邦昆民可近不可下國語單襄公曰書

可上也韋昭曰書逸書民可近可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淮南秦族訓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愚夫愚婦禮中庸曰一

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長則土寧大婦之愚

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晉語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

在明不見是圖韋昭曰三失三失

惠徵君古文尚書考

五

人惠明著也不見未形也成十六年夏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

之馭六馬說苑曰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慎慎焉加以

腐索御奔馬說文曰古文御作馭又久馬棟案經傳無言六

馬者鄭駁五經異義曰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圍四馬曰

敬乘顧命曰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奈何不敬召詰曰曷

敬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乃知六馬之謬敬其奈何不

敬敬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越語曰出則禽甘酒嗜音峻宇彫牆

敬敬儀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左傳有一于此未或不

敬敬宣元年晉靈公厚斂以彫牆戰國策梁

敬敬王魏嬰鵲諸侯於范臺酒酣魯君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

敬敬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遠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

敬敬有以酒亡其國者又齊桓公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

敬敬公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

敬敬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云云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國

敬敬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棟又案郊特牲曰好田好女者亡

敬敬其其三日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敬敬哀六年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

敬敬紀綱乃滅而亡正義曰賈逵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賈傳古

文而言言如此則梅賾之誕可知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案經傳曰

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故五子歌曰惟彼

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自禹至太康

與唐虞不易都城也案晉書謂謐之外弟天水梁柳傳古文謐

當見之故五子歌湯誥諸篇間載帝王世紀中王肅注家語亦

以今失厥道當夏太康時又左傳正義曰案王肅注尚書其言

嗣征

嗣侯命掌六師

鄭注書序云嗣臣名棟案義和廢厥職序云義

廢時酒荒于厥邑

越語曰入嗟予有眾爾有眾今聖有謨訓明

徵定保

閻若璩曰襄廿一年祁奚曰詩云惠我無疆書曰聖有

注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晉人改每歲孟春陸奎勳曰子讀嗣

助為訓實因惠訓之訓而改之也所不道者猥以人夏書吾未信能欺明眼人也

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執事以諫

襄十四年夏書曰適人以木鐸

事以諫正月孟春於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顛覆厥德

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孟子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乃季秋月朔

命嗣侯帥師征義和昭十七年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

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閻若璩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

為災惟建巳之月以陰侵陽以臣侵君先王忌之夏家則瞽奏

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有四月六

月之別皆謂之正月而偽作古文者遂曰乃季秋月朔云云不

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正未嘗用之於九月也是徒知麻法而未

及鄰書故不用左氏四月之說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

者殺無赦

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四曰政典荀子君道篇曰

奉將天罰

湯誓曰攸天之罰牧玉石俱焚

周書世俘篇云焚玉

罔玉石俱焚取諸三國志閻若璩曰晉書

袁宏三國名臣贊云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嗚乎威克厥愛允濟

左傳昭二十三年吳公子光曰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

出易離上九爻詞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

醜無咎威克厥愛允濟出左傳昭二十三年傳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

外傳魯語曰惟有慙德

左傳襄廿九年季札

猶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惟天生民有欲周書文酌解曰民墜塗炭孟子坐于塗炭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于塗炭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

用爽厥師墨子非命篇三引仲虺之告一曰我聞有夏人矯天

關師一曰帝式是增用爽厥師一曰爽當為爽字之誤也

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爽師曰爽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

而偽作古文者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訓爽為明不與墨

子悖簡賢附勢實繁有徒直醜正實蕃有徒周書芮良夫解曰

實蕃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左傳孔子曰用秕稗也小大戰

戰詩戰戰惟王不邇聲色月令仲夏止聲克寬克仁魯語曰湯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孟子曰書曰葛伯仇餉帝王世紀曰湯

貢豫州洛河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尸鄉之湯亭是也謚

不祀湯使亳眾為之畊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計寧陵至

偃師八百里而使亳眾為畊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有二

伯仇餉初征自葛即孟子之書是也問若據曰孟子葛伯仇餉

亦應為其文今竄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日奚獨後予孟子

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日奚子后后來其蘇孟子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日奚為後我曰蘇趙岐曰此二篇皆尚書

日奚我后后來其無罰一云后來其蘇趙岐曰此二篇皆尚書

逸篇之文也帝王世紀曰成湯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

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服則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兼弱

北狄怨日奚為而後我故仲虺誥曰後我后后來其蘇也兼弱

攻昧取亂侮人推人固存邦乃其昌左傳子皮曰仲虺之志云

固存國之利也又中行獻子語同又隨武子曰兼弱德日新萬

邦惟懷易大傳曰日新之謂盛建中乎民湯執中予聞日能自

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荀子堯問篇曰其在仲虺之言也

尋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呂氏春秋日楚莊王日仲虺

有言日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

莫如已者人吳子曰昔楚莊王曰寡人好問則裕  
古文禮記中  
 聞之能學其師者王能學其友者霸  
 乎慎厥終惟其始閻若璩曰表記子曰  
 殖有禮覆昏暴左傳齊  
 親有禮覆昏暴霸王之器也閻若璩曰晉語公孫固曰晉文公  
 始有禮矣樹于有禮必有艾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  
 也之謂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

帝王世紀曰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

邦作多方多方曰王

閻若璩曰書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

來自奄至于宗周

誥告萬方方出逸湯誓

于下民

梅鷟曰降衷取諸夫差曰天降衷于吳閻若璩曰晉語

之中以生又天誘其衷

韓非子說林曰孔子曰寬哉

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

大甲言誠夏

王滅德作威

左傳滅哀伯曰滅德立違洪範曰維辟作威作威

陳云無倚勢作威

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閻若璩曰晉語韓

乃不與洪範悖耳

天道福善禍淫

國語單襄公曰天道賞善

無不編論也哀十六

年左傳叫天無辜

禍淫

閻若璩曰微子天

元壯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漢石經論語堯曰篇曰子小子履

求元聖與之戮力

墨子尚賢篇云湯誓曰聿求元

請命

閻若璩曰淮南汎論云高皇帝云云以與百姓請

于深淵

哀十五年尹蓋曰雖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國語單襄公曰先王之命有之曰天道賞

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彞無卽悖

浮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閻若璩曰韋昭注云先王之命文武之

教也夫單襄公周臣也以周臣而對周天子而述周合其為繫

然可信無疑而偽作古文者乃竄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

有罪無以爾萬方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毋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曰履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閻若璩曰安國  
其尋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湯誥豈有注論語時不日出逸書集  
篇者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真古文湯誥之文蓋  
斷也又曰墨子引湯誓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  
后帝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  
在余一人墨子生孔子之後書未焚也內史過又生孔子之  
書尚未刪也而所引之書同于論語者皆為湯誓則予小子履  
一段其為古湯誓之辭無疑矣古湯誥載見殷本紀蓋作誓者  
一時而作誥者又一時也馬遷時張霸之徒偽古文未出而所  
見必孔氏壁中物其為真古文湯誥無疑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嗣于先王

漢書律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

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

唐書王元感傳

先王誕育有收方明張柬之曰書稱成湯既歿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顧

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翌日丁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  
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則成玉崩至康王麻冕滿裳凡十日康王  
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比碑頃訖以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  
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  
見廟是周因於殷也棟謂如張柬百官總已以聽家宰論語子  
之說則知梅頤竊顧命之文明矣  
百官總已以聽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商頌衍我烈祖古有夏先后  
于家宰三年

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左傳

王孫滿曰昔有夏之方有德也墨子引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  
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  
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毛氏寃詞曰賈誼君德篇于其子  
引靈臺詩而曰文王之時德及鳥獸洽于龜鼈咸若

孫弗率司馬相如論巴蜀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閻若璩曰

降灾又天禍許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唐石經朕載自亳書

而假手于我寡人序曰伊尹相湯伐桀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孟子曰伊訓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  
亳趙岐曰伊訓尚書逸篇名鄭康成注書序曰鳴條南夷地名  
孟子引舜卒于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  
是帝王世紀曰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

乃伐三腹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腹在定陶於義代虐

以寬閭若璩曰禮記湯以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閭若璩曰名

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為初即位告戒之辭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

四海閭若璩曰禮記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孝經愛親者不

于百姓刑先王肇修人紀揚雄解嘲曰上世之士人網紀全用解嘲之

文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商頌先民有作國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荀子臣道篇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與人不求備

論語無求備于一人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求出詩抑篇墨子尚賢

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俾輔而身又曰於先王之書堅年之言

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暇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論語

人之逆忠直遠者德逸周書有比頑童鄭語史伯曰王惡角犀

昭曰頑童童昏時謂亂風維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

有一于身國必亡墨子非樂篇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

小人否似二伯黃經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臣下不

帝弗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降之曰拜其家必懷喪大較本墨子

匡其刑墨辨見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而有詳略耳

詳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降之百祥墨子作日祥似

日易文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

罔大墜厥宗易大傳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

善小而不為

大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詩商頌曰實維阿衡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惠徵君古文尚書考

禮記大學大甲曰以承上下神祇論語禱爾于惟尹躬克左右

厥辟商頌實惟阿衡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

終禮記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

辟辟不辟忝厥祖禮記坊記書云厥祖先王味爽丕顯坐以待旦

左傳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孟子曰坐以無越厥命以自覆緇

待曰淮南修務曰湯風與夜寐以致聰明無越厥命以自覆

大甲曰毋越厥慎乃儉德左傳御孫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

命以自覆也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

則釋緇衣大甲曰若虞機張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

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爾先王其訓無俾世迷孟子伊尹曰子

大甲于桐左傳密邇仇讎孔叢子曰商書曰伊尹曰惟王舊行

不義習與性成子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

後人迷王往居憂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見上

允思厥祖之明德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孟子曰太甲

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

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閭若璩曰周語內史與曰太

幸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后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

冕服又前篇內史過曰夫晉侯非嗣也

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表記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

統傳書曰眾非后無能胥欲敗度縱敗禮左傳昭十年子皮曰

以寧后非眾無以辟四方書曰欲敗度縱敗禮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緇衣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

作孽猶可違自既往背師保之訓左傳楚其王曰未尚賴匡救

國君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

大甲下

惟天無親左傳周書曰皇天無親享于克誠唐虞時未有誠字至伊尹告

克誠誠字始見于此此西山與亂同事罔不亾韓非子曰亾

存也淮南說林曰與亂同道難與為謀周詩克配上帝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

必自邇梅鶯曰取諸中庸之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

良萬邦以貞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

長君非也又云禮記作一有元良改為一人蓋見釋詁曰元良首也遂以此語實之郭璞曰元良未聞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洛誥厥復將告歸戰國策曰天難諶命靡常

闔若璩曰君爽曰天命不易天難諶商君告歸常厥德常厥德即易厥德

大雅曰天難諶斯又云天命靡常恒其德也

匪常即易不恒九有以亾墨子非樂篇夏王弗克庸德中庸康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大雅皇矣上俾作神主大雅百神惟尹躬

暨湯咸有一德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注云吉當

為咸有壹德今亾以有九有之師商頌奄爰革夏正爾先祖成湯革夏

德二三詩二三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閻曰召誥越厥後

又曰今王嗣受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

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悔氏以孔傳尚書故用其語閻若璩曰荀

子議兵篇慎終始始惟一夫是之謂大吉湯之盤銘曰苟

日德無常師論語曰而亦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

可以觀政呂氏春秋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

王肅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國語引夏書眾非元后何戴后

其語此又竊其意而變其詞

說命上

王宅憂顧命曰亮陰三祀既免喪左傳請免喪其惟弗言論語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明哲實作則左傳昭六年叔向曰書曰聖作則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囹攸稟命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

故弗言俱見下呂氏春秋曰高宗乃言日以余一人正四恭默

思道語曰君子獨居思道詳見下夢帝賚子良弼書序曰高宗

古文曰武丁三年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見說築傅巖

之野孟子傅說舉于板築之間書序爰立作相殷本紀曰舉以

日伊尹庖廚之臣也傅說殷之胥靡也皆自上相天子至賤也賈

誼服鳥賦云傳說胥靡兮廼相武丁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三

公者何天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惠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

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俱見若

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孟子曰書曰若藥不瞑眩厥若跣弗視地

厥足用傷楚語曰公子張曰昔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

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

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

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

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

不瞑眩厥疾不瘳若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說苑曰孔子

直人受諫則聖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曰木受繩則

惟說命總百官汲郡古文曰成王元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揚雄劇秦美

命墨子尚同曰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邦設都乃作后王

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惟天聰明法言問

此非欲用說也唯辨而使助治天助明也明篇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惠徵君古文尚書考

七

天為聰惟 惟臣欽若 欽若出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 天為明 堯典

笥惟干戈省厥躬 緇衣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 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 笥囚及惡德惟其

也管子大匡篇從列士以下有善衣裳賀之 賢 見有備無患 本左 無啟寵納侮 左傳士彌卒曰啟寵 驢于祭

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緇衣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 敬事煩則亂事神則 說乃言惟服 詩我言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難鄭注云純或為煩 昭十年左傳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 在行之司馬法曰非知之難行之難

說命下 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

終罔顯 索汲郡古文云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 楚語白公子張云昔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 若作和

河自河徂亳入于河往就學也自河徂亳入即位也

羹爾惟鹽梅 商頌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注云詩頌殷中宗 脩子罔子棄 楚語白公子張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獻廣

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身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人求 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

多聞 周書芮良夫曰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也 世匪說攸聞 史記秦始皇本紀博學于越日惟學遜志務時

敏厥脩乃來 學記兌命曰敬遜 惟教學半 學記兌命 念終始典

于學 文王世子學記引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憲其永無愆 孟子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昔先正保衡

詩云昔我有先正周詩季公先 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 正君爽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 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

恥若撻于市 孟子述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又 君不為 夫不獲則曰時予之孳 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

堯舜 夫不獲則曰時予之孳 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惠徵君古文尚書考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若已推而佑我烈祖商頌嗟格于皇天君夷曰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皇爾尚明保子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

阿衡克光其則注曰阿衡伊尹也古文尚書曰爾尚明保子罔

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迹也言傳說功此伊尹而能光大其

大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皆本誓序惟十有一年較異耳王曰嗟我友邦冢

君牧誓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洛誥曰越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

物之靈莊子達生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孝經曰天地之性

非人無以為靈梅氏以宣聰明庸聰明足以有臨也元后作民

父母洪範曰天子作民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梅鶯曰荀子君子

也舉賢故一人有罪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族論罪

此因行雖如桀紂之句故蒐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南子曰

入誓辭孟子曰士無世官焚炙忠良烙之刑剗剔孕婦尚

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烙之刑剗剔孕婦尚

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烙之刑剗剔孕婦尚

日昔者殷王紂剗剔孕婦烙之刑剗剔孕婦尚

無告帝王世紀曰紂剗剔孕婦烙之刑剗剔孕婦尚

也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誓之道之日紂

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神祇不祀乃日犧牲粢盛既于

吾有命無廖僂務天下天亦縱奔紂而不葆日犧牲粢盛既于

凶盜微子曰今殷民乃挾竊神祇之犧牲閭若璩曰晚出古

言剛去天亦縱奔紂而不葆日犧牲粢盛既于

書豈墨子所見別有一篇太誓平亦可謂神矣乃曰吾有民

有命罔懲其侮墨子非命篇曰於大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

彌天亦縱之奔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又云大

誓之言然日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奔關其先神而不祀也

日我民有命母繆其務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

天亦不奔縱而不葆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揚敢有越厥志孟子曰書曰天降下

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揚敢有越厥志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皇書經卷之三惠徵君古文尚書考

日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左傳隱十一年云不度德不量力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

又昭二十四年其宏曰同德度義 臣三千惟一 心 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商罪貫盈

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厥罪惟鈞 墨子大

周書曰殪戎殷韓非子曰是其貫將滿也 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 大傳曰牧之

日小人見姦巧乃 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 野武王之去

聞不言也發罪鈞 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王制曰天子將出類 民之所

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禍又云受命於祖詩乃立冢土 欲天必從之 昭曰今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亾乎 爾尙弼予一

大誓中

惟戊午 書序一 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湯誓曰格爾眾 吉人為善

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吉人出易大傳同人 播弃

黎老 尸子曰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弃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

罪 昵比罪人 牧誓曰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 朋家作 讎 日僖

九年卻蒞曰亾人無黨有黨必有 降黜夏命 書序成王 謂已有

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墨子非命云於去發日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 朕夢協朕

命謂敬不可行謂暴無傷 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朕夢協朕

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

誓伐紂之誓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也故故事也 德 左傳莫弼曰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

臣十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論語堯曰篇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閻

若璩曰安國于論語周親仁人之文則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

如周家之多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懸絕如是是豈一

人之手筆乎棟又案墨子兼愛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  
 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大事云云雖有周報不若仁人萬方有  
 罪維予一人四語相連今梅氏斷章取義何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見上說苑書曰  
 聽趙岐曰大誓尚書篇名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百姓有罪在予  
 一人今朕必往言今入武王口中其時武王師已次河朔羣后畢  
 會何必為此言不幾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  
 眯目而道黑白邪孟子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  
 于湯有光張于湯有光趙岐曰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  
 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勸哉夫子見牧  
 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誓罔或  
 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  
 日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閔若璩曰無畏寧  
 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武王之詞若崩厥角稽首則敘事之詞今  
 皆以為武王口氣不愈失孟子之文義乎

大誓下

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墨子非命曰於去發日

行甚自絕于天漢書霍光傳曰光謂昌斯朝涉之脛淮南主術

涉之脛而萬民叛高誘曰斷音卓剖賢人之心淮南淑真曰夏桀殷紂燔生人

之心折才士之脛高誘曰賢人比干也崇信姦回閔若璩曰牧誓是崇是長是信

孫滿曰商紂暴虐其下又有姦回昏亂之句襄作奇技淫巧以

悅婦人閔若璩曰王制曰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月

紂斷弃祖宗之樂乃作淫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墨子非命曰於

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去發日上帝不

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大誓去發以非之爾其孜孜奉予一人

恭行天罰皋陶謨曰予思日孜孜湯誓曰爾尚輔予古人有言

日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牧誓古人有言曰閔若璩曰淮南道廣

善則善獨夫受荀子議兵曰湯武誅桀紂若誅獨樹德務滋除

惡務本

左傳伍員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爾眾士

其尙迪果毅

左傳曰殺敵為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

方顯于西土

周書商誓曰斯用顯我西土墨子大誓曰文王若

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

惟我有周上誕受多方

顧命誕受多方

予克受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子非朕文

考有罪惟子小子無良

坊記大誓曰子克紂非子武惟朕文考

無良鄭注曰此武王誓眾以伐紂之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漢書律志周書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律志武成篇曰若翼日

征伐紂周書世俘曰惟一月丙辰旁生魄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

自商至于豐

律志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乃偃武修文歸

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樂記曰濟河而

之陽而勿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史記曰縱馬于華

下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

禮大傳曰牧之野武

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律志武成篇曰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

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于周廟周書世俘曰越六日

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若翌日辛亥祀于位用禘于天位越五

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于國周廟孔晁曰先廟後天者言功

業已成惟先王建邦啟土周語曰昔我先王世后肇基王迹史

故也日王瑞自其勤王家衛孔悝之鼎銘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左傳周書數文王之德曰惟九年大統末集案汲郡古文帝辛

西伯得專征伐四十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此偽武成所據又

受專征 予小子其承厥志 閻若璩曰中庸武王善繼人之志今改作承厥志者不宜全寫中庸也但

中庸所謂志者制禮作樂之志也此所謂志欲集大統之志也語順而志荒矣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

周書商誓曰上帝弗顯乃命朕文考曰商紂都也底致也既殺紂入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辜章昭曰商紂都也底致也既殺紂入商

之都發號施令以昭文王之德致紂之多罪大族所以贊陽出滯蓋謂釋箕子之囚敬鹿 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會孫周王

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也 發將有大正于商 墨子兼愛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隨傳曰泰

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子一人

閻若璩曰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

守岱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棟案閻說良是時紂尚存武

王不得稱王大明之詩至牧野臨敵猶曰維予侯與則知伐紂

以前無稱王之事也橫渠張子謂此事聞不容髮一日之間天

命未絕則是君臣散哉斯言无以加矣由是言之易詞王用享

于岐山王用享于暴殄天物 王制曰田不以爲天下逋逃主萃

帝其非文王明矣 肆子東征綏厥士女 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

文子曰蠻夷帥服 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孟子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

周郭璞爾雅注逸周書曰到我周王紂 岐孟子注曰 惟爾有神

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 向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左傳中行獻子伐齊將濟河禱

爾有神裁之艾公子城 日苟捷有行獻子伐齊將濟河禱

日平公之靈尚輔相子 既戊午師逾孟津 序曰一月戊 于商郊俟天休命 周語曰王以二月癸亥陳未畢而雨漢書律

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陳甲子昧爽而合矣牧 誓曰王朝至于商郊易大有象傳曰順天休命 甲子昧爽

時甲子 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大雅曰殷商之旅其會如前

昧爽 徒倒戈 史記曰紂師雖眾皆無敵心欲武王亟入紂 血流漂杵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

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王充論衡曰

是書經采 卷三百五十二 惠徵君古文尚書考

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案一戎衣天下大定禮中庸  
武成出于建武之際仲任猶及見之衣而有天下辨見上卷大公六韜曰古之聖人聚人而為家聚  
家而為國聚國而為天下陳其政教順其民俗各樂其所人愛  
其上命之乃反商政政由舊此用呂氏春秋復釋箕子囚封比  
日大定

干墓式商容問荀子大略篇曰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  
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适散  
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振貧窮命閔天封比干之墓漢書張  
良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御覽逸周  
問式箕子門封比干墓

鉅橋之粟并見上大資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論語堯曰篇曰  
是列爵惟五分士惟三鄭注王制曰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  
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閭若墟曰疏引孟子班爵  
祿章非是孟子爵雖五等却連天子在內地又四等與分土惟  
也益驗漢出書多出漢書地理志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論語堯曰篇  
祭垂拱而天下治管子任法篇垂拱而天下治董仲舒對策曰垂拱無為而天下治

旅葵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魯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  
四夷咸賓爾疋釋詁曰賓服也畢獻方物左傳諸侯王乃昭德之致于異

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魯語仲尼曰  
矢先生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又曰古者  
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左傳周書曰民不狎侮君子論語曰狎大

言閭若墟曰表記子曰不貴異物賤用物閭若墟曰淮南精神  
狎侮死焉而不畏也不貴難得之貨而器  
無用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閭若墟曰左傳慶鄭曰古者大事必  
之物犬馬非其土性不畜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  
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寶惟賢本大學張衡東京賦曰則邇人  
所納之無不如志

安左傳遠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梅鷟曰為山取諸論語九仞取  
山當以百仞計也且孔子允迪茲皋陶謨允  
為警語如書言則正語矣迪厥德

微子之命

殷王元子

左傳陽虎曰微子帝乙之元子也

惟稽古

今文大誓曰惟稽古立功立事又冊董賢語見下易

崇德象賢

閻若璩曰左傳文二年謂之崇德士冠禮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作賓于王家

易利

于王閻若璩曰左傳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客改容作賓用虞賓在位之字

乃祖成湯

閻若璩曰乃祖字出盤庚

克齊聖廣淵

左傳大史克曰齊聖廣淵

皇天眷佑

閻若璩曰見周書

誕受厥命

閻若璩曰

見周書

撫民以寬除其邪虐

祭法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國語同

踐修厥猷

閻若璩曰

文元年踐

予嘉乃德曰篤不忘

左傳王謂管仲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

逆朕

庸建爾于上公

漢書董賢傳上以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

以蕃王室

左傳子展曰堅事晉楚以蕃王室

無替朕命

漢書王莽傳莽策命孺子曰往踐乃位毋廢予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左傳祝佗曰周公為大宰汲郡古文曰成王元年命冢宰周公總百官閻若璩

日冢宰字見周禮百工字見虞書

羣叔流言

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乃致辟管叔于

商囚蔡叔于郭鄰

周書作維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陵孔晁曰郭陵地名

以車七乘

左傳祝佗曰管蔡敗商甚間王室王於是乎段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三年不齒

見周禮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左傳祝佗曰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

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德改行

見上爾尙蓋前人之愆閻若璩曰爾尙二字見酒誥蓋前人之愆見魯語臧文仲曰孟孫善

守矣其可以益穆伯而守其後于魯乎

率乃祖文王之彛訓

辨見上卷無若爾考之違

王命

見上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杜預曰逸書

慎厥初惟

厥終終以不困

周書常訓曰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左傳衛太叔文子曰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杜預

不云周書而云逸書故

以蕃王室

見微子之命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韋昭注周語云聘問也聘者王者所以撫萬國存省之巡侯甸見四征弗

庭左傳以王命討不庭又曰同討不庭六服羣辟孔疏曰周禮九服此惟言

六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汲郡古文曰成王十九年王巡守侯甸

日還歸在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梅鶯曰取諸老子為之干

豐作周官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未有圖之于未亂棟案漢

書何奴傳揚雄上書曰臣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陶萬國咸寧見夏商官倍明堂位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羅義曰太師太傅太保非三公也

禮保氏序官疏引鄭小同所撰鄭志云趙商問曰案成王周宮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

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

保起之在前何也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案孔

氏逸書無周官趙商據以為說此必見緯論道經邦

書及書大傳梅氏即用之以入周官也學紀聞注

日若璩案論道經邦乃本考工變理陰陽漢書丙吉傳三

記或坐而論道來辨見上卷官不

必備惟其人文王世子日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

少傅少保曰三孤閻若璩曰公孤見周禮太師太傅太保少師

公之下卿大夫之上而無三孤之數賈子新書今案周禮孤廟于王

非三孤之稱今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保曰三孤

則正用賈生保傅之語而特即三少之少字從貳公安化鄭注

周禮之孤字耳考王記九卿注云六卿三孤王制

云三孤充職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周禮乃立天官冢宰

佐公論道使帥其屬而掌邦治

以佐王均邦國又曰六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周禮曰乃

典三曰禮典以統百官立地官司

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太宰曰二曰教典以

擾萬民堯典曰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鄭注曰有虞

氏五而周有十二焉據此周禮無敷五典宗伯掌邦禮治神人

之文周有六典教典為司徒與唐虞異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

和上下周禮曰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

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周禮曰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

王六軍詩云整我六師顧命云張皇六師皆以六軍為六師故亦變六軍言六師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

刑暴亂周禮曰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司空掌邦

士周禮小宰職曰六居四民列始于管子之土鄉各率其屬見

以倡九牧逸周書六年五服一朝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日明王

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正義曰周官

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即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尚

書正合而不知梅又六年王乃時巡周禮大行人十有考制度

氏竊左傳之文耳又六年王乃時巡左傳曰再會而盟以顯昭

于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明杜預曰十二年而一盟

所以昭信義也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正義曰杜言巡

守盟于方岳閣與周官符同而不知亦梅氏竊左傳及杜註而

為之耳黜令出惟行弗惟反問若璩曰用劉以公滅私說文曰

陟見堯典者謂之公閣若璩曰學古人官議事以制左傳子產曰

六年與駢曰以私害公論語正墻業廣惟勤辨見位不

政叔向詒子產書以制不學墻面論語正墻業廣惟勤辨見位不

期驕祿不期侈閻若璩曰戰國策曰平原君引公子與應侯曰

梁肉不與驕奢恭儉惟德左傳曰恭儉德之共也問無載爾偽左

期而驕奢至弗畏人畏太元禮次七日出禮不畏人畏范望注

詩曰淑慎爾弗畏人畏云家信為理違出其表未有所畏故曰

不畏出禮入刑刑以正衰故曰入畏偽孔推賢讓能荀子非十

傳云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用范注也閻若璩曰亦用

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庶官乃不和政龐劉向封事中語

如是者寵則必榮君陳

惟爾令德孝恭閻若璩曰周語單襄公曰驩此惟孝友于兄弟

克施有政古文論語曰書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詞梅頤讀惟孝連友于兄

弟俗本遂改孝命汝尹茲東郊汲郡古文曰成王十一年王命

于為孝乎非也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昔周公師保萬民

昔伯舅大公股肱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左傳周書曰黍稷非馨

周室師保萬民

惠微君古文尚書考

傳所引者書所謂我聞者惟日孜孜舉陶謨曰子思日孜孜凡人未見聖

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縑衣君陳云未見聖若已弗爾

惟風下民惟草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出人自爾師虞庶言同縑衣

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苟爾有嘉謀嘉猷則人告爾后于

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

惟良顯哉坊記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人告爾君于內女乃順

春秋繁露所引與坊記同云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古之

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

其弊為諛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以秦也曾是以為良顯乎閣復

嘉猷等語出于臣工之相告誠則為愛君出于君之告臣則為

導諛導諛中主所不為而為三代令辟如成王為之乎棟謂坊

記所引必別有所指後儒不疑後出古文而追咎成王過矣且

果成王失言孔子胡為錄之以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

訓後世乎梅頤此等最為害理

曰宥爾惟勿宥梅鶯曰取諸文王世子無求備于一夫論語周

公曰無求公謂魯必有忍其乃有濟國語富辰曰書有之曰惟民生厚

備于一人閻若璩曰成公十六年中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漢書律厯志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

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

作策書豐刑梅頤襲其詞汲郡古文曰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

眾命畢公保釐東郊序云分居王若曰嗚呼父師閻若璩曰父

子惟周公左右先王閻若璩曰襄十四年劉定公毖殷頑民閻

璩曰洛誥伴來毖殷大誥天亦用勤道有升降閻若璩曰襄二

其以宋克勤小物晉語知伯國曰夫君子能勤小正色率下公

升降乎物故無大患韋昭曰物事也

惠徵君古文尚書考

三

傳曰孔父正子小子垂拱仰成慎子曰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

色而立于朝子傳曰清河王慶曰仰恃明主垂拱受成淮南道應曰武王之

成而已閻若璩曰漢書薛宣傳馮翊垂拱蒙成後漢書孝章八

五者不能一事也然垂拱而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資也旌別淑

慝表厥宅里太公六韜曰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彰善癉惡緇衣曰有國家者章

改從偽書樹之風聲弗率訓典左傳文六年並建聖哲樹殊

厥井疆序云分商俗靡靡疏云韓非子稱紂使服美于人驕淫

矜侈將由惡終閻若璩曰襄二十七年叔雖收放心閉之維艱

王應麟曰孟子不剛不柔周禮大司徒六德智仁聖義忠和鄭

求放心之說也注和不柔偽孔傳云言邦國所

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此采鄭註澤潤生民荀子臣道篇

彪王命論流四夷左衽罔不成賴汲郡古文曰成王二十五年

賓論語曰被髮左衽

君身

惟乃祖乃父見般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

嘗麥曰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太常大常今惟子小子嗣守文

武成康遺緒閻若璩曰惟子二字見康王之誥亦惟先王之臣

克左右文侯之命曰亦亂四方顧命曰其能心之憂危若蹈虎

尾涉于春冰易曰履虎尾詩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闕若璩

見皋陶謨及周書周語大子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左傳王使劉

命曰纂乃祖宏敷五典舜命契為司徒爾身克正罔敢弗正論

考無忝乃舊日敬敷五教爾身克正罔敢弗正語

子帥以正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衣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思其艱以圖其易

惠敬君古文尚書考

以正罔缺孟子曰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罔命

怵惕惟厲中夜以興祭義曰必有怵惕之心易曰夕惕若厲七發惕惕怵怵不得瞑聰明齊

聖中庸聰明聖知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

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

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閻若璩曰禮記引大誓曰惟予小子無良孟子

史老引武丁曰交修予無子弃也賈子曰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前後左右巧言令色見皋陶謨更辟側媚便辟

皆正人也後又曰太傅匡其不及

見論語其惟吉士吉士見詩及立政充耳目之官耳目見皋陶謨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二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三

學海堂

春秋左傳補註

吳惠徵君棟著

棟曾王父樸菴先生幼通左氏春秋至耄不衰常因杜氏之未備者作補註一卷傳序相授于今四世矣竊謂春秋三傳左氏先著竹帛名爲古學故所載古文爲多晉宋以來鄭賈之學漸微而服杜盛行及孔穎達奉勅爲春秋正義又專爲杜氏一家之學值五代之亂服氏遂亾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讀者可以考得失而審異同自杜元凱爲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違于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棟少習是書長聞庭訓每謂杜氏解經頗多違誤因刺取經傳附以先世

遺聞廣為補註六卷用以博異說祛俗議宗章鄭之遺前修不  
拚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其中于古今文之同異者尤悉焉傳  
之子孫俾知四世之業勿替引之云爾戊戌冬日東吳惠棟定  
字序

隱元年經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蔑本姑蔑定十二年傳費人  
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而當時史官為之  
諱猶定公名宋哀廿四年傳宗人釁夏曰孝惠取于商不云  
宋也古人舍故諱新故哀為定諱定不為隱諱汲郡古文云  
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魏史不為魯諱則此經為隱諱  
明矣

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管子曰國小而都大者弑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周書作  
雒云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不舉  
中者從可知此周公相成王作雒所定之制故云先王之制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 徐齊民北征記曰苑陵縣東南有大隧  
澗鄭莊公所闕

其樂也融融 融古文作彤張衡思立賦展洩洩而彤彤舊注  
云洩洩彤彤皆和貌李善云左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  
中其樂也彤彤融與彤古字通 案殺阮碑陰亦以彤為融

注不皆與今說詩者同 余仁仲左傳字辨曰不皆與今說詩  
者同不皆相臺岳氏本作皆不誤也

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注諸侯已上既葬則衰麻除無哭位

諒闇終喪 樸菴子惠子曰荀卿云貨財曰賻輿馬曰贈衣  
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贈弔及事禮之  
大也荀卿所稱乃時王之禮故左氏依以為說杜元凱遂借  
以文其短喪之說誕之甚妄之甚

衛侯來會葬注諸侯會葬非禮也 諸侯五月同盟至先王之  
禮也杜以卅年傳文為據明同盟惟大夫有是理乎棟聞諸  
家君云

二年傳脩惠公之好 兩國有前好而會盟者謂之脩好亦謂  
之尋高誘戰國策注曰温故曰脩温亦訓尋禮記中庸温故  
而知新鄭注云温讀如尋温之温亦作哀十二年傳云若可  
尋也亦可寒也賈陸曰尋温也是尋與脩其義一爾

二年經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己巳朔

傳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  
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子惠子

曰此所據古亦云然而柳子厚有駁六逆之說蓋唐以來始  
有不信古者棟案管子五輔篇曰聖王飭八禮以道民八者  
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黨  
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人子者孝弟以肅為人兄者寬裕以  
誨為人弟者比順以敬為人夫者敦悫與厯同以固為人妻者

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信上臣不殺音君賤不踰貴少不陵

長遠不閒親新不閒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  
經也周語富辰亦云夫禮新不閒舊則八禮之說古矣石碯

止舉六者禮諫有五風諫爲上磻爲君陳古義倍弑之事非  
所宜言又公方暱嬖人大婦之際所宜深諱是純臣之義也  
四年傳敝邑以賦 服虔曰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正  
謂以兵從也朱子注論語用其說

五年傳則公不射 此指祭祀射牲夏官射人云祭祀則贊射  
牲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外傳左史倚相曰天子禘郊之事  
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割羊繫豕是也朱  
子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魚如漢親射蛟江中之類  
恐未然

鄭人侵衛牧 詩靜女云自牧歸黃王質以爲卽春秋之牧邑  
邠人侵衛注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邠鄉 羅莘曰郡有剛縣晉

爲東平國之剛平無剛父棟案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東郡  
廩邱縣南三十里有故邠都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案荀子議兵篇曰王者不屠城  
不潛軍不畱眾潛軍之法公羊所謂詐戰非偏戰也

六年經鄭人來渝平注渝變也 案渝讀爲輸二傳作輸廣雅  
曰輸更也與懌悛改同釋秦詛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  
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杜注自明而獨訓  
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譌服虔曰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  
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是服亦訓渝爲更 桓元年

訓爲變古文渝輸通此經  
輸作渝乃古文之僅存者

納諸鄂注鄂晉別邑 案世本居篇云唐叔虞居鄂宋忠曰鄂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地今在大夏釋例云晉大鹵大原大夏參虛五名然則大夏即晉地故杜以為晉別邑

七年傳歆如忘說文引云歆而忘服虔曰如而也臨歆而忘

其盟載之辭古如而皆通用莊七年經夜中星隕如雨昭六

年傳火如象之皆讀為而

八年傳因生以賜姓王充曰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

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子氏周履大人跡則

姓姬氏

十年傳以王命討不庭余正釋詁庭直也謂諸侯之不直者

十一年傳爭長服虔曰爭長先登受玉

工則度之余正釋器木謂之度亦作剗廣雅云剗分也

桓元年經公即位鄭眾曰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自立云

古位立同字也棟案古鼎銘位皆作立見朱氏彝尊吉金貞石志

傳目逆而送之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

二年經孔父注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閭門外取怨於民身

死而禍及其君棟案孔父孔子之先也傳云孔父嘉為司

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字而後名蔡仲足是也

鄭有子孔名嘉說文曰孔从乙从子乙請子之鳥也乙至而

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說文此訓蓋指宋鄭兩大

夫故先儒皆謂善孔父而書字杜輒為異說不可從也

傳立華氏也立立證周法也立華氏為證乃佐成孔父之罪

下文所云是也言桓公受賕枉法

擊厲游纓游李善引作旂顏籀同以為當从偃聲案說文無

旂字有游字云旌旗之流从𠂇𠂇聲𠂇與泗同上形下聲不當音偃顏說非也蔡邕石經論語子游之游亦作旂旂當从𠂇𠂇省聲游與旌旗字皆在𠂇部𠂇本音偃故子游名偃惠之二十四年唐石經廿四年下惠之三十年唐石經卅年棟案石經凡經傳中二十字皆作卅三十字皆作卅此古文春秋左氏傳本文也說文廿二十并卅三十并也古文省說文所以謂古文乃孔壁中文也蔡邕石經論語云卅而立又云年卅而見惡焉又云凡廿六章考工輪人云輪人爲蓋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枝鄭注云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字鐘鼎文如秦權微欒鼎二十字作廿石鼓文周陽侯鐘二十字作卅此又金石文之可爲左證者今九經二十三十字皆當從石經改正

四年經渠伯糾注渠氏 案渠周邑昭廿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注云周地然則伯糾蓋氏于邑者

五年經城祝邱 司馬彪郡國志曰琅邪卽邱春秋時曰祝邱闕駟十三州記曰卽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服虔曰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

傳蔡衛不枝 戰國策曰魏不能支高誘云支猶拒也支與枝同項羽傳莫敢枝梧如瀆曰猶枝扞也

旂動而鼓 賈逵曰旂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曰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說文旂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

追敵也从从會聲詩云其旒如林三國志太祖爲發石車擊  
袁紹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旒動而鼓說曰  
旒發石也于是造發石車所云說者卽賈侍中說也杜以旒  
爲旒蓋本馬融追古文礎

注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 劉氏權衡曰此言不可以訓於

世奈之何以其解經且是使亂臣賊子喜也何謂懼乎

六年經子同生 子惠子曰穀梁子曰疑故志之案桓三年夫

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始與齊侯亂

中間文姜未有如齊之事而于六年始書子同生明同爲桓

公子此聖人筆削之微意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齊有

猗嗟之詩爲莊公狩而作也其詩云展我甥兮亦嫌文姜之

亂而證其爲齊之甥夫子刪詩存之與書子同生一例公羊

傳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名教大閑聖人于此安得而不

慎乎知此則知聖人刪定六經之意矣三傳惟穀梁得聖人

之旨其真子夏之門人歟此論始于朱子近日汪鈍翁朱竹垞亦有論說與此畧同

傳蕞章 王符曰蠶冒生蕞章者王子無鈞也令尹孫叔敖者

蕞章之孫也蕞與蕞同

奉牲以告 周禮充人曰碩牲則贊是也

瘕蠡 說文曰瘕小腫也一日族系張有復古編云族从从矢

昨木切系从从系力軌切別作瘕瘕非釋文云瘕本又作瘕

蠡說文作瘕

嘉栗旨酒 劉光伯以栗爲穗貌詩云實穎實粟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接以太牢 服虔曰接者子初生接見于父與杜異

與吾同物 物謂六物歲時日月星辰是也與桓公同日故云

同物 古稱六物 唐稱祿命

八年傳無與王遇 遇敵也戰國策曰盼子復整其士卒與王

遇高誘云遇敵也敵猶當也故少師以為不當王

十年傳齊人餽諸侯 餽說文引作氣云饋客芻米也

十有一年經宋人執鄭祭仲注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

逐君罪之也 劉光伯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又云祭仲本

非行人棟案五年傳云祭仲足為左拒此年傳云祭封人仲

足世本載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

確然無疑杜于五年傳注云祭足即祭仲之字是專欲違舊

法以就其曲說劉氏規之是也 左氏無貶仲之文仲為宋所迫脅雖死無益于忽故公羊

以為行權釋例斥其挾偽以篡其君過矣

傳君多內寵 服虔曰言庶子有寵者多

雍氏宗有寵於宋 服虔曰為宋正卿故曰有寵

十二年傳坐其北門注坐猶守也 案兵法有立陳坐陳見尉

繚子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傳曰裹糧坐甲又云王

使甲坐于道又云士皆坐列司馬法曰徒以坐固荀子曰庶

士介而坐道及此傳坐其北門皆坐陳也杜訓坐為守蓋未

通于古義

十三年傳舉趾高 趾漢書引作止高誘曰止足也鄭注士昏

禮曰古文止作趾

賴人注賴人仕於楚者 案賴即厲也楚與國詳見後

盧戎 習鑿齒曰中盧縣古盧戎也釋文作廬

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 盛宏之荊州記曰荒谷今竹

林是也又云注陵縣東三里餘有三湖湖東有水名長谷又

西北有小城名曰治父酈元曰湖水東通荒谷荒谷東岸有

治父城

十六年傳使盜待諸莘 服虔曰莘衛東地京相璠曰今平陽

陽平縣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限踐要自衛適齊之道也

十七年傳疆場之事慎守其一 古文作曷易周禮有曷地易

地呂君碑曰慎守曷易蓋用此文 據釋諱慎 說文曰曷界也

从畱三其界畫也或从疆土

復惡已甚矣 案韓非子亦載此事復惡作報惡鄭注大司寇

云復猶報也杜訓為重失之

十八年傳齊侯通焉 服虔曰旁淫曰通

莊元年傳不稱姜氏絕不為親 服虔曰夫人有與殺桓之罪

絕不為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此

說與杜異案莊廿二年肆大眚然後思葬我小君文姜則服

氏之說為有據矣說苑曰絕文姜之屬而不為不愛其母正

與此同屬謂不稱姜氏也

八年傳戍葵邱 京相璠曰齊西五十里有葵邱若是無庸戍

之僖公九年齊桓會諸侯于葵邱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

遠略葵邱不在齊也胡公 廣言汾陰有葵邱或山陽西北葵

城宜在此

瓜時而往日及瓜而代 服虔曰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

請代弗許 尉繚子曰兵戍邊一歲遂亾不候代者法比亾軍

故二人謀作亂也

九年高倭 宰相世系表曰齊太公六世孫文公赤生公子高

孫倭為上卿與管仲合諸侯有功桓公命倭以王父字為氏

食邑於盧諡曰敬仲世為上卿敬仲生莊子虎虎生傾子傾

子生宣子固固生厚厚生子麗子麗生止奔燕

十年經公敗宋師于乘邱注魯地 案應邵地理風俗記曰濟

陰乘氏縣故宋乘邱邑也張華博物志亦云古乘邱杜以齊

宋次于郎故指為泰山之乘邱縣但轉戰所及乘勝逐北豈

必盡屬魯地杜氏望文為義非遂實有所據如十一年傳宋

侵我公敗之鄆說文以為宋魯閒地杜則直云魯地矣

十一年傳禹湯罪已 子惠子曰禹哭罪人湯禱桑林皆罪已

之事

臧孫達 世本孝公生僖伯疆疆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

文仲辰此傳先載文仲之言不應後錄哀伯之語達當為辰

字之誤也桓二年傳先稱臧哀伯後云臧孫達與此陸例

纂例以臧孫辰為哀伯子蓋未考世本

十二年經宋萬弑其君捷 賈逵曰公羊穀梁曰接案捷與接

古字通易晉卦日晝日三接鄭注云接勝也禮內則接以太

牢注云接讀為捷捷勝也音義皆同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傳批而殺之 玉篇引作攬云手擊也與杜注同張有曰攬反

手擊也从手毘別作批非匹齊切玉篇別有批字云擊也不云見左傳詩以大

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注殺督不書宋不以告其家君

曰督乃弒君之賊豈可與仇牧同書杜氏之謬也

十四年傳大陵 京相璠曰潁川臨潁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

巨陵亭古大陵也

其氣燄以取之 余仁仲左傳字辨曰其氣燄以取之陸德明

音義本云炎以音豔案王符潛夫論漢書五行志皆云其氣

炎以取之釋文傳作炎注仍作燄尋洛誥燄燄字亦當作炎

炎故杜氏引以為證揚雄解嘲炎炎者滅尚書多俗字鄭學

已亾無可是正梅福引書云無若火始庸庸此今文尚書

繩息媯 呂覽四月紀曰周公旦作詩以繩文王之德孔鮒云

繩之譽之也杜注本此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鄭注譽繩

也釋文說文作繩今說文闕廣雅云繩譽也音繩

十有八年經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壬子朔

有蜮 服杜皆以為短狐王伯厚曰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

考隸古春秋作蜮蜮音特棟案蜮亦作蠚說文云吏冥冥犯

法即生蠚吏乞貲則生蠚即詩之蠚蟄也唐公昉碑又作蠚

蜮與蜮字相似呂覽任地曰大草不生又無蠚蜮高誘曰蜮

或作騰食心曰蠚食葉曰騰兖州人謂蜮為騰音相近也蠚

蜮皆害苗者故書于春秋若是短狐不須記也夏桀首

傳閭敖游涌而逸 盛宏之荊州記曰江津東十餘里有中夏

皇清系角 卷三十三  
州州之首江之汜故屈原云經夏首而西浮夏首東二十餘  
里有涌口所謂閭敖遊涌而逸二水之間謂之夏州首尾七  
百里

十九年傳鬻拳鄭箴膏肓曰鬻拳楚同姓

廿一年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服虔曰西辟西偏也毀敦銘  
云繼治我西偏東偏

廿二年傳弛於負擔案漢碑負擔字皆作儋說文曰儋何也  
从人詹聲然則負擔猶負何也

五世其昌竝于正卿服虔曰言完後五世與卿竝列

遇觀之否案之字義訓變漢高祖諱邦苟悅曰之字國惠帝  
諱盈之字滿亦此類王充曰卜曰逢筮曰遇尚書金縢曰乃

逢是古今尚書作竝

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韋昭曰庭實庭中之實百舉成數也  
棟謂庭實車馬之屬玉帛束帛加璧呂覽曰苟息以屈產之  
乘爲庭實而加垂棘之璧是也

廿三年傳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  
長幼之序又云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注大習會朝  
之禮案管子幼官篇曰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  
而朝習命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  
所謂大習者蓋習會朝之教命也

廿四年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正義曰先儒以爲栗取其戰栗  
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脩也說本范甯唯榛無說棟

案榛說文引作亲从木辛聲云果實如小栗呂忱字林榛木之字亦从辛木云實如小栗曲禮釋文曰榛古本又作亲然則亲與栗同義故先儒不釋亲音壯巾反正義以爲榛聲近虔失之外傳魯語云夫婦贄不過棗棗以告虔也不及榛脩明亲不訓虔字林曰榛木叢生也非果實

廿八年經冬築郿 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棟案公羊釋文云築微左氏作麋麋古文眉眉與微古今字特牲饋食禮眉壽萬年鄭注云古文眉爲微

蒲與二屈君之疆也 韋昭曰疆竟也二屈屈有南北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酈元案汲郡古文曰魏襄王十一年

翟齊救鄭次于南屈

鄭人將奔桐邱注許昌縣東北有桐邱城 京相璠曰今國無而城見存西南去許昌城可三十五里俗名之曰隄其城南卽長堤因洧水之北防也西面桐邱其城邪長而不方蓋憑邱之稱卽城之名矣

謀告曰注謀閒也 案周禮環人云搏謀賊注云謀賊反閒國賊郭璞曰謀今之細作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子惠子曰周書糴匡篇年儉穀不足君親巡方卿參告糴故外傳臧文仲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凡稱禮皆周制也

廿九年傳水昏正而栽 蔡邕月令章句引傳曰水昏正而栽

築卽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栽築者栽木而始築也

卅二年傳臨黨氏釋文云黨音掌郭忠恕曰黨氏之黨音之

仰反與鄉黨字別襄廿九年傳黨叔定七年公族黨氏哀十

一年黨氏之溝同音掌

圉人犂家君曰圉猶扈也公羊作扈文異義同

能投蓋于稷門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杜氏曰蓋

覆也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劉炫規過曰公言犂

有力焉如杜此說勁捷耳非有力也當謂投車蓋過於稷門

棟謂杜說鑿劉說淺服說近之

成季奔陳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難出

奔

閔元年傳親有禮因重固說文引云種有禮因重固因就也

从口大能大者眾圍就之服虔曰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

鑿固之杜氏从許君說

趙夙注趙衰兄案世本公明生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史記

以衰為夙之孫晉語以為夙之弟無緣繆戾至此且夙與衰

世次相縣不應為弟兄必傳寫之譌史記所見異辭當以世

本為正焦氏易林云伯夙奏獻衰續厥緒則非兄弟明矣

畢萬注畢萬魏犢祖父世本曰萬生芑季季生武仲州禮記正義

引世本云萬生芑芑生季恐非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茶茶生簡子取取生

襄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禮記正義州卽犢也降卽絳也

茶卽舒也多卽曼多也宰相世系曰犢生悼子悼子生昭子

皇壽經解卷三十三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絳史記索隱曰系本云武仲生莊子絳無悼子又系本居篇  
曰魏悼子徒霍則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脫耳昭子徐  
廣曰世本曰莊子索隱曰世本錯也居篇又曰昭子徙安邑  
與此文同愚案左傳亦作莊子

先爲之極 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於此

爲吳大伯 子惠子曰穆天子傳云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  
其元子吳大伯于東吳詔以金刃之刑賄用周室之璧上文  
分之都城下位以卿是以大伯之地處之但曲沃在近地故  
欲使逃之以順父志也

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服虔曰以魏賞畢萬是爲天開其福

辛廖注晉大夫 劉炫曰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於晉又

辛甲辛有竝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服氏以爲畢萬  
在周筮仕於晉是也

二年經齊人遷陽 正義曰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

棟案地理志東海都陽縣注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又城  
陽國陽都縣注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國是一國兩屬未詳  
孰是

傳號公敗犬戎于渭汭 服虔本作渭隊注云隊謂汭也

鶴有棄軒者 服虔曰車有藩曰軒

遂滅衛 詩載馳序云衛懿公爲狄人所滅鄭箋云滅者懿公  
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閻百詩曰下文狄人衛方是人其國都  
孔疏傳言滅而經書入引釋例爲從齊桓告諸侯之文殊不

然  
衛侯不去其旗 胡渭生日去藏也古人以藏為去棟案鄢陵  
之戰乃納旌于弢中胡說是

立戴公以廬于曹注廬舍也 案公劉詩曰于時廬旅毛傳云

廬寄也小尔疋同管子中匡篇曰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

外傳作廬訓為寄故詩序亦言東從渡河野處漕邑詩序漕

字从水旁曹傳作曹古文省

與門材 周禮掌舍為壇壝宮棘門杜子春云棘門或為材門

正義云衛文公居楚邱國家新立齊桓共門材先令豎立門

戶以材木為門也

東山皋落氏 劉昭案上黨記曰東山在壺關城東南晉申生

所伐今名平皋服虔曰赤狄之都也

有守則從 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君

從曰撫軍 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

君其舍之 服虔曰舍之置申生勿使將兵也

不對而退 服虔曰里克不對

公衣之偏衣 服虔曰偏衣偏褻之衣偏異色駁不純褻在中

左右各異故曰偏衣此說詳於杜褻即督也莊子緣督以為

經

龍涼 說文引作犗犗云犗犗牛也牛之雜色者不中為犧牲

衣之不純者不得為太子若以羗為涼義無所取古文省少

或借涼為犗補正引林氏說亦未當

金玦不復 應劭曰復反也金玦猶決去不反意也荀卿子曰  
絕人以玦

昔辛伯諗周桓公注諗告也 案說文曰諗深諫也

外寵二政 棟案二讀為王貳于虢之貳韓非子引此正作貳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服虔曰速召也疾也言太子不去自必

危疾召罪狐突知其亂本既成而太子拘於一節不達至孝

之義與皋落雖戰勝而歸猶不能免於難而使父有悖惑殺

子之罪故傳備眾賢之言以迹太子所以死也經在僖公五

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大帛之冠 鄭康成引作白云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 注蓋

用諸侯諒闇之服 家君云此杜預自造之語俗語杜撰本此

棟案服虔曰戴公卒在於此年故杜彌縫其說耳

僖元年經次于聶北 說文引作岳北云讀與聶同

邢遷于夷儀注夷儀邢地 司馬彪郡國志曰東郡聊城有夷

儀聚薛瓚曰今襄國西有夷儀去襄國百餘里

傳諸侯救邢注實大夫也而曰諸侯總眾國之辭 家君曰實

大夫也何得稱為諸侯此預之妄也

二年傳保於逆旅 案逆旅亦作御旅見荀子 御與逆通周官

誦讀為跋者誦跋者之誦案公  
羊誦作逆尚書逆字皆為御 御迎也與逆通

四年經齊人執陳轅濤塗 釋文作袁 穀梁傳同 云本多作轅案國

三老袁良碑云周之興滿為陳侯至元孫濤塗立姓曰袁法

言曰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皆不從車旁今本

及唐石經皆作轅王伯厚曰轅與袁同

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賈逵曰春秋正義風放也牝牡相

誘謂之風案呂覽曰乃合纍牛騰馬游牝於牧高誘曰纍牛

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游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其說

與賈侍中蓋同漢儒相傳有是語也尚書云馬牛其風

爾貢包茅不入 子惠子曰韓非子外儲說曰是時楚之菁茅

不貢於天子三年矣

無以縮酒 案說文引作茜酒云禮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鬯

酒是為茜象神歆之也鄭少穎一曰茜榘上塞也鄭大夫讀

茜為縮詩伐木云有酒湑我毛傳曰湑茜之也是先鄭以來

皆作茜讀為縮也周伯琦六書正譌云茜从艸酉酉即酒字

文尚書縮作菲案菲為古文酉是菲即茜也說文酉部有茜字而艸部又有菲字以為鳥葵此必菲字之誤周禮醢人有

茹菹詩薄采其茹皆从卯徐邈音柳是混菲和而為一非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唐石經云昭王南征沒而不復案碑沒字後增或據

古本益之高誘呂覽注引此傳與石經同

死王事加三等於是有所以袞斂賈逵曰死王事謂朝天子以

命用師袞斂上公九命服袞也

且其繇曰其服虔曰繇抽也抽出吉凶也

五年傳遂登觀臺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曰天子靈臺

在大唐雍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皆以望嘉祥也服

虔曰人君人太廟視朝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

中王宮門外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服虔曰分謂春秋分至謂  
冬夏至啓立夏也陽氣用事爲啓閉立秋也陰氣用事  
爲閉雲五雲也物風氣日月星辰也分至啓閉天地之大節  
正陰陽之分也故遂登觀臺望氣以審妖祥變亂之氣先見于  
且八節審其雲物之形言其所致務爲之備也

虞不臘矣 朱子曰秦時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  
時文字分明案御覽引舊注云臘祭名也日月會于龍尾百  
物備合因于是祭羣神也正義云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  
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唯月令與此三文而已秦本紀惠王  
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應劭風俗通曰  
案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此之虞不臘

者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言漢改曰臘不  
蜡而爲臘耳又案蔡邕月令章句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  
曰蜡秦曰臘棟案如應蔡之說則三代本有清祀嘉平蜡臘  
之祭歷代因革故秦惠十二年改蜡爲臘始皇三十一年更  
改臘曰嘉平是臘與嘉平皆三代祭名朱子以秦始有臘祭  
考之不審耳

丙之晨 子惠子曰師法用辰不用日丙日也子辰也言丙不  
言子者日在尾故舉日不舉辰辰爲客時爲主人故言丙之  
晨

均服振振 服虔曰均服黑服也古戎服尙黑戰國策左師觸  
龍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

衣之數以衛王宮注云黑衣戎服漢書作衿劉逵注吳都賦引此傳亦作衿

儀禮士冠禮云兄弟畢袵玄鄭注曰袵同也古文袵為均司

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衿玄淮南子曰尸祝衿袷高

誘云衿純服袷黑齋衣也衿袷猶袵玄袵字篆書與衿相似上下皆玄

故謂之黑服謂均服為黑服失之衿古文皆作均杜氏謂戎

事上下同服是也管子大匡篇云四年脩兵同甲十萬同甲

者均服之謂也呂覽王孫滿謂秦師曰今初服同建左不載而右之高誘曰初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

初服初當作衿傳寫之誤

而脩虞祀 子惠子曰終宮之奇之言

六年傳許男面縛 子惠子曰漢書項羽傳馬童面之張晏曰

背之也師古曰面之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之亦謂反借而

縛之杜元凱以為但見其面非也

七年傳若總石經作惣孫通曰此俗字當作總其罪人以臨之 戰國策曰楚

請道以臨韓魏高誘曰臨猶伐也定二年傳以師臨我同

會而列姦注列姦用子華 當云用子華為內臣昭四年傳云

公姬在列者言姬姓為君者也子華欲以鄭屬齊為附庸之君

齊若許之是列姦也故下云記姦之位位謂君位杜下注云

會位失之如杜說何以經仍書鄭世子華乎必不然矣

君盟替矣 三體石經作替說文云替廢一偏下也从立白聲或从日或从舛从日

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服虔曰鄭伯罪之也

八年傳不殯于廟 服虔曰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服知

周法不殯于廟故以為殯宮

是清經解 卷三百五十三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九年經晉侯詭諸卒 案唐石經及釋文皆作侂惟穀梁傳作

八詭釋文云左傳作侂又案鄭固碑云造邾侂辭是侂與詭通

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服虔曰胙臠肉周禮以胙臠之禮親

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敬齊侯比之賓客 案呂諶字林曰藐小

以是藐諸孤注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 案呂諶字林曰藐小

兒笑也 文選注 顧君訓藐為小亦未當

公家之利 高誘呂覽注云公家公之朝也

齊隰朋 王符曰隰氏姜姓

能闕不過 棘案此即外傳所謂怒不及色也韋昭曰無色過

臣聞之唯則定國 子惠子曰呂覽慎大覽引以為詩詞蓋逸

詩也

十年傳狐突適下國 服虔曰晉所滅以為下邑 一曰曲沃有

崇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

余得請於帝 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有罪

七輿大夫注侯伯七命副車七葉 服虔曰下大夫輿師七人

屬申生者 棟案服杜二說皆非也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

二葉中大夫二輿一葉下大夫專葉專葉謂一輿 見韓文公

作三行景公時改為三軍大夫一司馬三行為六輿司馬專

葉合七輿之數後遂以為官名故襄廿三年傳云七輿大夫

與欒氏蓋自文公以後始有七輿獻公時止有二行一尉不

得為七輿七當為五古五字如七 見王肅詩傳 遂譌為之叔堅以

下舉里平之黨不必皆在七輿之數杜以七人為七輿則左

右行又何說與

十一年傳賜晉侯命注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為瑞 家君曰命圭世世守之未聞新君再賜古禮新天子輯瑞諸侯薨遷圭若國易一君亦易一瑞則古無是禮

十二年經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庚午朔

傳若節春秋 杜从賈逵訓節為時案王肅曰春秋聘享之節

也

應乃懿德 應讀曰膺言膺受女美德也古文皆以應為膺書

康誥曰應保殷民亦古文膺字故徐邈音於甌反後人以爲應對之應失之廣雅釋言云應受也

十四年經諸侯城緣陵 薛瓚曰北海營陵縣春秋謂之緣陵

十五年經夏五月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癸未朔

齊師曹師伐厲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案桓十三

年傳云楚子使賴人追之杜注與此畧同昭四年經云楚伐

吳遂滅賴公羊傳于此年賴作厲釋文云厲如字又音賴公

羊僖十五年釋文云厲舊音賴則知厲與賴本一國古音通

故或作厲或作賴也 論語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康成注云厲讀為賴 司馬彪曰汝

南褒侯縣有賴亭故賴國

傳秦穆姬屬賈君注晉獻公次妃 案獻公取于賈則是正妃

為惠公之適母何須穆姬之屬唐尚書曰賈君申生妃故僖

十年傳云夷吾無禮此為近之

東盡號畧 司馬郡國志云宏農陸渾西有號畧地

夫狐蠱必其君也 狐無喻君之理齊詩有雄狐謂襄公也齊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十五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襄通于文姜晉惠通于賈君故以狐為君

寇深矣 戰國策二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

深矣高誘曰深猶盛也

步揚御戎注卻驪父 世本曰卻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

州即驪也 孫恂曰食采于步後因氏焉

亂氣狡憤 鄭康成曰憤怒氣充實也

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

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 以上四十

二字 釋文云四十七字案孔氏正義从定本刪宋以來又从

唐石經采入 北宋木五經正義不載經註南宋以後始增入也

公子縶 韋昭據禮記云縶字子顯盧植曰古者名字相配顯

當為鞮

無始禍 高誘曰始首也

其卜貳圉也注貳代也 棟謂貳副也坊記曰孝以事君弟以

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惟卜之日稱貳君 鄭氏

曰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為之卜也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

謀尔又引此傳以證之周禮有卜立君之文外傳云其改置

晉於是乎作爰田注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眾

服虔曰爰易也賞眾以田易其疆畔棟謂爰田者猶哀公

之用田賦也下文作州兵者猶成公之作邱甲也外傳爰作

轅賈逵曰轅車也以田出車賦說文曰爰籀文以為車轅字

春秋左傳多古字古言故以爰為轅服訓爰為易易田之法

本是周制何云作也漢書地理志曰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  
豈亦賞眾以田邪外傳所云賞眾是一時之事爰田州兵是  
當日田制兵制改易之始故特書之其後文公作執秩而官  
制又變晉之所以彊者未必不由乎此然其後六卿分晉而  
晉先亾君子于是知舊章之不可易也

敗于宗邱 案曲禮注邱與區同音故與上姬旗爲協顏師古  
曰今江淮田野之人猶謂區爲邱亦古之遺音也

蛾析 釋文曰本或作蟻婁壽曰古蛾與蟻通漢書白蛾羣飛  
扶服蛾伏陳球後碑蜂聚蛾動仲秋下旬碑蛾附皆與蟻同  
析釋文作督與石經異

十六年經是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 釋文曰鷁本或作鷁案

說文引春秋傳亦作鷁或以二傳之文左氏當不爾也

公子季友卒注稱字者貴之 杜以爲季字友名劉炫以季爲

氏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

傳吉凶由人 漢書由作繇是也由訓爲生古文粵字 吉凶生乎人故

云并人

十七年傳齊侯好內 服虔曰內婦言也

因內寵以殺羣吏 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

也

十八年傳無以鑄兵 棟案楚金利鄭刀良故云無以鑄兵禹

貢荆揚二州貢金三品鄭康成曰銅三色考工記云鄭之刀

遷乎其地弗能爲良是也高誘曰鑄讀作祝 鑄祝屬注辨見古皆同音

詩古義史記秦本紀云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應劭曰古者以銅為兵杜氏之注本此

十九年傳次睢之社 張華博物志曰琅邪臨沂縣東界次睢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 今唐石經及宋本皆云復伐之退脩教而復之注復往攻之

陸氏以伐為衍字

廿一年經盟于鹿上注宋地 案司馬彪郡國志曰濟陰葉氏縣有鹿城鄉酈元曰春秋之鹿上也

嘉應生員葉軫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三終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四

學海堂

春秋左傳補註

吳惠徵君棟著

僖廿二年傳蠶蠱有毒 李翊夫人碑作蠶蠱蠶古文蠶蠱說

文作蠶云或从蚩又云蠶蚌屬从虫萬聲非毒蟲也

大司馬固諫曰顧炎武曰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

以諫也杜以固為名謂莊公之孫公孫固者非朱鶴林案史

記宋世家則前後俱子魚之言棟案晉語云公子過宋與司

馬公孫固相善韋昭曰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公子過

宋適當襄公之時韋杜皆據世本而言稱大司馬所以別下

司馬也顧氏不見世本而曲為之說失之史記疎畧不足取

證大司馬與大宰不在六卿之列文七年穆襄之族殺公孫固時樂豫為司馬泓之戰子魚為司馬明大司馬是宋之

孤卿也文七年正義云宋上公禮得有孤且春秋變周不必如禮晉有太師太傅僭爲之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注明設刑戮以恥不果 案吳子曰凡制

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厲之以誼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

以戰在小足以守明恥以教戰者所以厲其勇周書曰明恥

示教蓋當時之語如此杜解迂回

則如勿傷 何休曰如卽不如齊人語也下同

示之俘馘 說文作俘馘云軍戰斷耳也从耳或聲或从首案

呂諶字林截耳則作耳旁獻首則作首旁杜云馘所載耳明

當从耳旁馘或作馘見漢碑或作國見周禮古國或字通 鍾鼎文皆然

廿三年傳遂取焦夷注焦今譙縣也 案焦譙古通用小黃門

譙敏碑以焦贛爲譙贛是也

策名委質 服虔曰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

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也棟案服讀質爲贄晉語曰臣委質

于翟之鼓韋昭曰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贄而退尚書稱二生

一死贄故云委死之質服說頗勝於杜當从之既注此而考 顧氏補正亦

與余同但不引 服注故仍存之

杞成公 譙周古史考云惠公生成公及桓公

曹共公 高誘曰共公名襄昭公之子

聞其駢脅 說文作駢脅云并脅也从骨并聲論衡作仇脇

旣而揮之 振去匱中之水故曰揮何承天曰 振去爲揮 杜氏訓揮爲湔

正義謂以溼手揮之使水湔汚其衣疑非

廿四年傳軍于郇注解縣西北有郇城 服虔曰郇國在解縣

東郇瑕氏之虛也酈元案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有五年秦穆率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白衰皆降焉晉師狐毛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秦穆公使公子繫來師言退舍次于郇盟于軍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桑泉白衰竝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可知春秋之文與竹書不殊今解故城東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為郇考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於杜氏單文孤證矣說文云郇讀若泓

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韓非子曰穆公以疇騎二千輔公子重耳入之于晉禮記曰漢律民年二十傳之疇官各从其父學習騎射故謂之疇騎即所謂紀綱之僕也高誘曰衛猶護助也服虔文七年注云衛從兵也

以志吾過 鄭康成曰志古文識識記也昭四年傳且曰志之十三年傳歲聘以志

業皆古文識蔡邕論語曰賢者志其大者今作識

伯服 史記作伯獮獮與服古字通詳易考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荀子儒效篇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

召穆公 詩正義曰依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詳見服虔注

好聚鷓冠 子惠子曰鷓一作述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述顏

師古以為子華好與術士遊然案下文服之不衷則不必如顏說也

石甲父 廣韻引作甲石父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省視官具于汜 戰國策曰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社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退聽朝也

廿五年傳請隧 杜依賈逵以為王之葬禮韋昭曰隧六隧之地事見周禮此可備一說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 周書芮良父曰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

廿六年經楚人滅夔 古史考云滅歸太康地理志曰歸鄉故夔子國 尚書中候曰伯禹誦首讓于益歸鄭康成注云益歸賢者堯臣歸讀曰夔

傳公使展喜犒師 外傳云以膏沐犒師服虔曰以師枯犒故饋之飲食高誘淮南子注曰酒肉曰餉牛羊曰犒芬其指犒也謹案禮說言犒非古字古文作彙或作犒張揖撰廣雅始

廿从牛旁犒洪氏隸續載漢碑有勞犒之語醕與犒同公羊注云牛酒曰犒故其字一从牛一从酉漢隸皆然非古文也

說文無犒字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犒贈之注云故書犒為彙鄭司農曰彙當為犒謂犒師也先鄭不言字誤明

古犒字本作彙或作犒與服子慎枯犒之說合張有復古編云犒餉也从金高別作犒非五經文字注勞師借犒字為之

案說文犒温器也以犒為犒勞字無據 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救而自竄于夔 正義案鄭語孔晁

注云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

奔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 韋昭索隱據譙周古史考熊

渠奔于熊翔立率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 古史考

廿七年傳夏書曰注尙書虞夏書也 正義曰此古文虞書益

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亂征凡

二十篇總名曰虞夏書棟案尙書二典皆夏史官所作故總

謂之夏書此孔子刪書之本也故墨子明鬼篇曰尙書夏書

其次商周之書伏生增為虞夏書梅賾又改為虞書皆非孔

氏之舊孔穎達又以曲說扶之雅所不取 傳引二典皆稱夏書惟文十八年云

虞書數舜之功此必有誤

欒枝 韋昭曰欒共子之子杜注本賈逵

荀林父 世本曰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案僖廿八年林父

始將中行故改中行氏

廿八年傳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不卒戍也 高誘淮南子注

云說解也一本謂楚人下有曰字衍文

曹人兇懼 說文云兇擾恐也从人在凶下

棄軒 毛公詩傳云大夫以上赤芾棄軒

且曰獻狀 案獻狀謂觀狀也先責其用人之過然後誅觀狀

之舉以示非惡報也顏籀以為先責不用負羈而棄軒者象

因曰今我之來獻駢脅容狀耳斯蓋蚩弄之言猶言若云謂

秦拜賜之師也其說亦通

不有寧也 劉炫規過以傷為寧不有寧謂不有損傷半農先

生曰古人多反語如甘為苦治為亂皆是以傷為寧亦有理

我曲楚直其象素飽 周書武稱曰直勝曲飽勝飢武之勝也

子犯言背楚之惠則我曲楚直且楚強其象又素飽不可為

老也杜訓素爲空言直氣盈飽恐非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說文云每艸盛土出也从艸母

聲高印之田艸盛土出故云舍其舊而新是謀周禮三十一

不曰原兆兆之壘罅有似原田故鄭氏注云原原田也

楚子伏馭余仁仲曰楚子伏已而監其腦此本伏字絕句岳本

伏已讀據此則已當音以據岳本則已當音紀陸德明音義

不去音紀則知當以楚子伏爲絕句而已作以音不音紀淳

且祐九經本亦用伏已絕句更詳之

請與君之士戲 朱國禎曰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

也若云以兵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

之戲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杜征南獨不下一字已得其

### 解矣

鞮鞢鞞鞞 說文引作鞞从革顯聲棟案鞞古文以爲顯故傳

作鞞从古文省

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子惠子曰應前欲用其民

鄉役之三月 說文引作鄉云不久也陸氏云木又作鄉

糾逖王慝 衛彈碑云糾剔王慝案魯頌狄彼東南鄭箋云狄

當爲剔剔治也逖與狄同古文作邊又與剔通故或訓爲遠

或訓爲治此傳當从古文作邊訓爲治 淮南子云兪見狄牙

狄牙即易牙是狄與易通白虎通云狄者易也

瓊弁玉纓 說文引云璿弁玉纓張衡集同薛綜曰弁馬冠也

义髦以璿玉飾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

寘諸深室 荀卿子曰公侯失禮則幽故寘諸深室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鄭康成曰行謂軍列周禮有行司馬取

名于此案獻公時已有左右行至此復立中行後改爲三軍

大夫

卅年傳然鄭亾子亦有不利焉 唐石經云雖然鄭亾云云案

碑是書丹後改定必有所據

焉用亾鄭以倍鄰 唐石經及宋本皆作陪釋文仍作倍案注

當作倍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新序引云不闕秦將焉取之唐石經初

刻云不闕秦焉取之正義案沈文何云不闕秦家更何處取

之案此則若字將字皆衍文俗儒從石經續刻增入當刪宋

本云由不闕秦焉取之亦誤

請無與圍鄭許之 服虔曰晉善蘭不忘本國故也

卅一年傳自洮以南 酈元曰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

謂之洮案甄城漢屬濟陰

卅二年傳將殯于曲沃 鄭衆周禮注曰將葬朝于祖考之廟

而後行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又丙午入于曲

沃丁未朝于武宮

孟子 唐石經初刻作孟兮後改子釋文作孟子云本或作孟

兮

中壽 三體石經作耆

卅二年傳超棄 高誘曰超棄亾踊車上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厲兵秣馬 高誘曰厲利其兵釋文曰秣音末穀馬也說文作  
餼云食馬穀也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 高誘曰原圃在今河南中牟具  
囿在馮翊池陽一名陽紆

其爲死君乎 猶言不爲死君乎君在殯故稱死君顧氏補正  
以死其君爲解案成十三年絕秦書曰文公卽世穆爲不弔  
蔑我死君則顧之說未盡然也

子墨衰絰 賈逵曰墨變凶

遂墨以葬文公 服虔曰非禮也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昭廿年傳  
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孔氏謂非康誥之全文引其

意而言之棟謂此康誥之闕文也法言曰酒誥之篇俄空焉  
伏生引酒誥曰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酒誥無此文故漢藝  
文云酒誥脫簡一梓材今王惟曰以下文義不屬蓋康誥三  
篇皆有脫誤孔以爲引其意而言之非也

外僕髡屯禽之以獻 崔憬易注曰禽古擒字擒猶獲也

陽子宣言曰 高誘戰國策注曰宣徧也案高注本尔正

文元年經叔孫得臣 世本曰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  
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

傳來錫公命 唐石經及宋本錫作賜釋文同云本或作錫觀  
禮云天子賜舍注云今文賜作錫

役夫 管子曰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 案韓非子作廢女上云黜商臣合作廢

能行大事乎 服杜皆以為弒君案高誘戰國策注云大事兵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下云以宮甲圍成王

二年傳秦伯猶用孟明 鄭注儀禮云猶者守故之辭 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 古文左氏說曰大廟周公之廟

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大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僖公於愍公上逆祀也

夏父弗忌 禮器云夏父弗綦鄭詩大叔于田云叔善射忌又良御忌鄭箋云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案曹詩候人彼己之

已作其其可讀為記則忌亦可讀為其古基字期字皆省作其與綦同音是弗忌讀為綦如厥懋為厥銀居吾語汝為姬

魚語女字隨讀變從而辨之可識古音 表記引候人云彼記云記本又作已然則鄭引曹風詩从三家說也

廢六關 家語云置六關王肅曰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棟案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曰去

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鄭志答張逸曰廢置也 何休曰廢置也齊人語以廢為置猶以亂為治徂為存故為今曩為曩苦為快

臭為香藏為去郭璞所謂詁訓義有反覆通美惡不嫌同名也杜氏云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周禮建國有門關

關安可廢況後傳塞關陽關皆有明文豈旋廢之而旋復之與杜氏此說昧于義矣小尔疋亦以廢為置杜集解頗用孔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九

鮒之說獨不及此何也 上文云下展禽下猶去也 見周禮

論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廢六關廢猶置也廢與下文相對 周語富辰曰小怨置大德也彼此互訓

三年傳取王官及郊 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九十里又云南郊故城在縣北十七里又有北郊故城又有西郊故城

遂白茅津濟 史記秦本紀云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劉伯莊

云戎號也司馬彪郡國志云河東大陽有茅津劉昭引杜注

云在縣西南有茅亭即茅城括地志云茅亭及茅城在陝州

河北縣西二十里水經注云茅亭茅戎號

封殺尸而還 賈逵曰封識之案易繫曰不樹虞翻注云

穿土稱封封下窆字但殺尸多不能用葬禮故杜云埋藏之

四年傳圍剗新城 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

諸侯敵王所愾注愾恨怒也 案說文引作鎡从金氣聲云怒

戰也許氏所據多古文必得其實

六年經季孫行父如陳注行父季孫友子 案世本云公子友

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 穀梁疏云世本云季友生仲無佚佚生行父范甯云

行父季友生行父生夙案文當云季友孫乙孫友衍子字傳寫誤也

六年傳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 服虔曰殺人

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

道之以禮則 案唐石經無以字俗儒所加後人遂以則字屬

皇清經學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下句

士會注隨季也 世本曰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

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句句生獻子

鞅鞅生吉射棟案范氏本陶唐氏之後襄廿四年傳范宣子

曰昔句之祖在夏為御龍氏注云謂劉累也又云在周為唐

杜氏汲郡古文曰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杜伯之

子隰叔違難奔於晉生子輿即士蔿也士蔿生士穀士缺缺

生會食邑於范是為范武子故宣子曰晉主夏盟為范氏焦

弱侯曰士穀士會士皆當作士傳譌耳讀為杜士姓杜伯之

後上即古杜字棟案古士字皆作士見牧敦史記曰有邦有士

今呂刑作士周頌曰保有厥士義作士呂覽任地曰后稷曰

子能吾士靖而眇浴士乎高誘曰士當作士周牧敦亦以士

為士焦氏以為傳譌非也士本古杜字鄭康成周禮注校人職

云世本曰相士作棄馬竹書亦作士荀卿子曰杜作棄馬楊倞案

世本相士作棄馬今左傳亦作相士从古文毛詩自士沮漆齊詩作自杜

又云徹彼桑土韓詩作桑杜毛詩左氏傳皆出孔壁中故多

古文范氏在夏為劉氏周以前為唐氏昭元年傳云唐人是

因以服事夏商是也周以後為杜氏春秋時為范氏是會之

帑留秦者又為劉氏自虞以來世次秩然故宣子以為死而

不朽焦氏讀士為士訓為杜其言亦卓余故存而論之晉語訾祐

日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為理韋昭曰理士官也班固亦言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是范氏先以官為

氏以士為杜忍未然後也存考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七

殺諸郟 博物志云殺之郟邵云河東垣縣有郟邵之阨襄廿三年云戊郟邵此其地也

將焉寘此 服虔曰寘置也此太子 頓首于宣子 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注云婦人以

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耳孔正義曰言肅拜婦人之常左傳 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愚謂穆嬴

有襄公之喪以非喪次故用吉拜而頓首也 此子若才吾受子之賜 服虔曰如子為善教誨此子使之有

賢才知人君之道也則吾受子之賜賜猶惠 不才吾惟子之怨 服虔曰才而受賜美其教也不才怨子惡

其教不至也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服虔曰君沒未久而言聲語氣尚在耳

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偏 服虔曰患穆嬴以君顧命 之言責已也畏他公子相逼迫也

叔仲惠伯 世本曰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 彭彭生皮為叔仲氏

惠伯成之 周禮調人職曰凡有鬪怒者成之鄭眾曰成之謂 和之也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怒

正德利用厚生 賈逵曰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 八年傳梁益耳 東觀漢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

于梁 九年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注追贈僖公并及成風 注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七

非也成風者僖公之母莊公之妾母以子貴故土經書夫人風氏母以子氏故此經書僖公成風

十年傳麋子 麋亦作磨注不釋其地所在案盛宏之荊州記云當陽本楚之舊左氏傳云楚潘崇伐磨至于錫穴穎容釋

例云磨在當陽

十一年經承匡注在陳畱襄邑縣西 圜稱云襄邑本襄陵承

匡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

傳錫穴 司馬彪郡國志曰漢中錫縣春秋時曰錫穴

椿其喉 鄭康成引作春

子駒之門 王符潛夫論曰魯之公族有子駒氏以人氏其門者猶哀十一年

年黨氏之溝

敗狄于長邱 張華博物志曰陳畱封邱有狄溝春秋之長邱

也

十二年傳邾人立君 服虔曰立君改立君不問天子也

邾邾 子惠子曰服虔以邾邾為邾邾之家寶圭太子以其國

寶與地夫鐘來奔也然則邾不以邑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呂覽云國不虛存必有賢者

若使輕者肆焉 服虔曰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案

詩云是伐是肆鄭箋曰肆犯突也杜謂肆為暫往而退此釋

輕非釋肆也

裏糧坐甲 昭廿七年傳云吳王使甲坐于道荀卿子云庶士

介而坐道故云坐甲

入瑕 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有故瑕城

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 服虔曰繞朝以策書贈士會劉勰

曰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

蓋用服說杜氏以策為馬繩韓非子曰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

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是繞朝因贈策之言而戮也

左氏不載似韓非據秦史而言

吾謀適不用也 白氏六帖引注云以有策而不用也

其處者為劉氏 宰相世系曰曾適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為

劉氏生明明生遠遠生陽十世孫戰國時獲於魏遂為魏大

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居沛生仁號豐公名熯字執嘉生

四子伯仲邦交邦漢高祖也家君曰處者為留謂留於秦者

遂以為氏漢人改為劉以合卯金刀之說

十四年傳王叛王孫蘇 劉向九歌云始法言於廟堂兮信中

塗而叛之王逸章句曰叛倍也倍與背同王初與于孫蘇後復背之文七年傳

云乃背先蔑此其類也

十五年傳齊人或為孟氏謀 魯三家慶父叔牙季友慶父之

後當云慶氏稱孟氏者鄭康成論語注云慶父朝死時人為

之諱故云孟氏杜云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案公羊傳慶

父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軫經而死疏云鄭氏云慶父朝死

者正取此文又案禮緯舍文嘉曰文家稱叔質家稱仲嫡長

稱伯庶長稱孟杜依此為說

十六年經盟于鄆邱 釋文云鄆音西賈逵云公羊曰留邱穀

十梁曰師邱今公羊作犀邱邾本有西音釋文是毛詩衡門云  
可以棲遲前發碑作西遲此其證也

傳師于大林 伍瑞休江陵記曰城西北六十里有林城春秋  
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即此城也 御覽

百濮 劉伯莊史記地名曰濮在楚西南周書王會曰伊尹為  
四方獻令正南曰百濮尔正云南至于濮鈞

十七年傳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高誘曰畏始畏終中身不畏  
凡有幾何言常畏也較杜注尤明晰

十八年經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注先君既葬不  
稱君者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 家君曰杜

預既葬稱君之說至此而辭窮矣

傳申池 杜氏依京相璠說言申池在齊城南非也申池在海

隅齊之藪多竹木故云納諸竹中若近在城南不須言歸舍  
爵也詳見襄十八年

既而復叔仲氏 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  
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

在九刑不忘 棟案九刑謂刑書九篇也周書嘗麥解曰維四  
年孟夏王命大正正刑書王陟階在東序乃命太史尙太正

即居于戶西南向九州口伯咸進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  
自客階作筴執筴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太祝以王命

作筴筴告太宗王命口口秘作筴許諾乃北向繇書于內楹  
之門眾臣咸興受大正書乃降大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

正乃左還白兩柱之門口歲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爾頌  
審三節無思民因順爾臨獄無頗正刑有掇夫循乃德式監  
不遠以有此人保寧爾國克戒爾服世世是其不殆維公咸  
若太史乃降大正坐舉書乃中降再拜稽首太史乃藏之于  
盟府以為歲典此周作九刑之事也案其文云毀則為賊掩  
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其後李悝著法經六篇始盜賊  
次罔捕其亦師九刑之意乎

饗餐 饗說文引作飭貪也从食殄省聲

宣二年傳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大戴禮論四代之政刑

云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  
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 當作戎 昭果毅以聽然則戎為句

昭果毅以聽古語也下四句乃左氏益之耳杜注殊不的

今日之事 高誘曰今日之事御事也

文馬百駟 說文引作馮馬云畫馬也周書土會曰犬戎馭馬

金本 此馬當畫赤鬣編身之形非真吉黃之藥也 補正載邱  
文馬 馬馬之毛色有文  
采者此臆說也

于思于思注于思多須之貌 賈逵曰白頭貌案毛詩瓠葉云

有兔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

聲近斯正義曰服虔以于思為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

近鮮故為白頭也後漢書朱儁傳賊多髭者號于氏根注引

杜注為証案此則于為須思為白于思為白須也

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 高誘曰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

是書經解 卷三百五十四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六

而避丸以爲樂也

寘之舂 何休曰舂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也齊人謂之鍾

三進及濡 釋文曰濡屋雷也案熊氏經說云古有中雷禮蓋

儀禮之逸而不傳者雷者屋有複穴開其上以取明雨則雷

之因名中庭曰中雷鄉飲記有磬階雷卽中雷也大記有東

雷注云危棟上也雜記有門內雷卽賓執脯賜鍾人之處

民之主也 高誘曰大夫稱主因曰民之主案昭五年傳晏子

謂子罕能用善人民之主也亦謂大夫曰主

觸槐而死 高誘曰觸畜也杜氏云槐趙盾庭樹顧君以爲麋

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棟案呂覽曰觸庭槐而死外傳云

觸廷之槐而死韋昭曰廷外朝之廷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

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此說得之蓋當時麋

退而觸靈公之廷槐者歸死于君也

遂扶以下公喉夫癸焉 釋文扶服虔注作跌喉服本作啜正

義曰服虔本扶作跌注云趙盾徒跌而下走又云喉啜也夫

語辭癸犬名公乃啜夫癸使之噬盾是服讀喉爲啜非作啜

此文宋本與今本有異故錄之

以視於朝 毛詩鹿鳴曰視民不怵鄭箋曰視古示字士昏禮

曰視諸衿釐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郭忠恕曰

鄭君此說大與說文石經相乖郭氏不識古文其說非也

我之懷矣自貽伊慙 王肅曰此邶風雄雉之詩案今詩感作

阻惟小明詩作慙而上句又異王子雍或見三家之詩據以

為衛詩三家惟齊詩出于魏代

為法受惡 服虔曰聞義則服案聞義則服弟子職文也王肅

曰為書法受弑君之名李厚菴曰此真非夫子之言也

趙盾為旄車之族 鄭氏詩箋旄作軫陸氏曰一本作軫服虔

曰軫車戎車之倅 鄭氏曰旄與不為旄者曰旄古示字士昏

二年傳觀兵于周疆 服虔曰觀兵陳兵于周也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

不逢不若 張平子東京賦云禁禦不若以知神姦螭魅魍魎

莫能逢旃尔正釋詁云若善也郭景純注左傳曰禁禦不若

今左傳作不逢不若案下傳云莫能逢之杜氏云逢遇也既

云不逢又云莫逢文既重出且杜氏不應舍上句注下句此

晉以後傳寫之譌當从張衡郭璞本作禁禦不若

余為伯儵 說文作百鯁云黃帝之後姑姓釋文作儵非也

楚人酖之 子惠子曰楚滅江惡其所出為害故酖之

四年傳圍伯贏 子惠子曰月令省囹圄蔡邕章句云囹圄牢也

囹圄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然則囹圄亦周時之獄

焦氏答崇精曰囹圄秦獄恐未然

汰翰 唐石經作汰說文曰秦滑也从升从水大聲徐鉉云音

地達切左傳作汰非昭廿六年傳云齊子淵射洩聲子中楯

瓦絲胸汰翰匕入者三寸杜云汰矢激明汰為滑也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 唐石經云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

菟說文曰楚人謂虎為烏菟漢書又作於擇方言注云今江

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漢書又作於擇方言注云今江

南夷呼虎為𪔐音狗竇鄭康成尚書注曰於者鳴聲則於為

古文烏穀廣雅作穀

奴口反

箴尹 高誘呂覽注曰楚有箴尹之官諫臣也

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 戰國策曰穰侯之治秦也高誘曰治

猶相也

改命曰生 子惠子曰劉向改名更生本此更生出莊子

六年傳以盈其貫注貫猶習也 劉光伯據梅賾泰誓商罪貫

盈以為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為習其說是也而

所據之書非也案韓非子曰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

曰是其貫將滿也或曰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

遂去之此說與劉合可以規杜過矣

王子伯廖注鄭大夫 子惠子曰王子疑非鄭大夫

十年傳崔杼 正義曰何休膏肓以為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

蘇氏釋云崔氏祖父名不見經傳則知非世卿云云案宰相

世系曰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

於崔遂為崔氏濟南東朝陽西北有崔氏城是也季氏生穆

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八世孫天生杼為齊正卿云云又案僖

廿八年傳有齊崔天蘇寬謂崔子祖父名不見經傳非也

世系所云蓋見世本

十一年經辰陵注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酈元曰今此城

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不謬傳寫之誤耳

傳令尹蒞艾獵城沂 服杜皆云蒞賈之子孫敖案世本艾獵

為叔敖之兄又孫叔敖碑云君名饒字叔敖以艾獵為叔敖

名此服杜臆說世本是也襄十五年傳為子馮為大司馬注云叔敖從子案世本馮是艾獵之

子此明文可據者正義曲說又以為世本轉寫之誤非也

使封人慮事注慮謀慮計功 顧氏補正云慮籌度也解非棟

案大司馬職云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先鄭亦謂謀慮其事服

虔曰封人司徒之屬官

因縣陳 廣韻縣郡縣也釋名曰縣懸也懸于郡也古作寰楚

莊王滅陳為縣縣名自此始也家君曰縣不見周官似非自

楚莊王始然古文作寰亦非無本而說文無寰字似縣即寰

也集韻云寰通作縣

吾儕小人 說文曰儕等輩也鄭康成曰儕猶輩類

謂之夏州 子惠子曰服虔曰言取討夏徵舒之州車武子撰

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盛宏之荊州記曰中

記蘇秦說楚威王東有夏州今江陵夏口城有州名夏州

十二年傳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 一頁達曰臨哭也巷出車

陳于巷衛示雖困不降必欲戰也案卜鄭復脩城則賈說良

是

甲寅克之 時鄭石制為內閒故楚得以克鄭

至于遠路注塗竝九軌曰達 詩正義曰尔正九達謂之達周

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達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有九出之

道故以為竝九軌於尔正不合今杜注塗方九軌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周書武稱曰口強攻弱而襲不正武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之經也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方言引作縹縷又啟作居說文曰稠謂

之縹縷縹無緣也服虔曰言其縷藍藍然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服虔曰左右廣各十五棄百人為卒言

廣有一卒為承也五十人為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

為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棟謹案禮說言杜氏據

司馬法以釋偏兩之法司馬穰苴齊湣王時人其所論兵法

與周制異且與左氏傳乖牾不合當从服虔之說

摩壘而還 鄭康成曰摩猶迫也軍壁曰壘

左射以蔽 服虔曰凡兵車之法射者在左御者在中戈盾在

右

御下兩馬 鄭康成引作柄徐仙民曰兩或作柄案此則兩木

柄字故服杜訓為飾古文省故作兩邵寶以為掉兩馬之鞅

非也

挑戰 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眾也挑音茶了反薛瓚曰挑

戰撻撻敵求戰古謂之致師

楚人棄我 賈逵國語注曰棄陵也陵亦侵也

養由基為右 高誘戰國策注云養姓由基名楚之善射人也

潘黨望其塵 孫子曰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棄注游車補闕者 棟案游闕游車闕車

也外傳曰戎車待游車之裂周禮車僕有闕車之倅

駒伯注御克 棟案卻錡字駒伯克之子也大夫門子得从父

皇青經解 卷三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于軍鄢陵之戰范句從文子於軍此其證也  
屈蕩戶之 錢諡益曰家藏清熙九經及長平游御史本巾箱  
本俱作戶字棟案清熙正義亦作戶也

楚人基之注基教 說文引云楚人卑之云舉也黃顛說廣車  
陷楚人爲舉之案此則基當作卑傳遜謂楚人將毒害之而  
晉人乃脫肩拔旆投衡而出非也詳見定四年訓基爲教蓋

本小余正

趙僂在後 僂與叟同見無極山碑說文作叟云叟或作倭

知莊子 案世本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及莊子首本姓荀

自林父將中行 世本以爲荀偃別爲中行氏知邑名括地志云故智

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云解縣有智城蓋

謂此也博物志云河東解縣有智邑

每射抽矢敢注敢好箭 案既夕禮云御以蒲敢鄭注云蒲敢

牡蒲莖也古文敢作駟賈公彥云據左氏傳蒲非直得策馬

亦爲矢幹漢書鼂錯傳云材官駟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駟矢

也小顏曰駟謂善矢也左氏傳作敢字其音同耳則知古敢

字作駟

屢豐年 案說文無屢字當从毛詩作婁漢書皆以婁爲屢今

毛詩亦有作屢者俗作之

取其鯨鯢 說文引作鯨鯢云海大魚也从京漢書薛宣傳曰

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小顏曰鯨古鯨字汗簡云鯨古

作鱣出馬日磧集羣玉古文古京字讀爲置

歸于怙亂者也夫 子惠子曰王荆公新經詩義本此

十四年傳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 周禮司勳云事功曰勞

室祿也周書有一室之祿謂祿其子襲父位自一室至千室

卿之祿也周禮謂之宅田注謂以女妻之非是世本日莊叔

達生得閻叔穀穀生成叔烝鈕鈕生項叔羅羅生昭叔起起

生文叔圍圍生惺

其子謂得閻叔穀也

屨及於室皇 高誘呂覽注引此傳作經皇與莊十九年經皇

一也

蒲胥之市 呂覽作蒲疏胥疏古字通

十五年傳高下在心 服虔曰高下猶曲申也

國君舍垢 淮南子云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

使解揚如宋 劉向日解揚霍人字子虎後世言霍虎

登諸樓車 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

使華元登子反之牀注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

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 案此注皆見孫

子用閒篇曹公孫子注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

舊而用之可使伺候守有官職在者謁告也上告事者也門

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又先知為親舊有急即呼之

則不何止亦因以之知敵情

虐我伯姬

上云酈舒為政而殺之

王符引作虐

此云虐者案尚書

呂刑惟作五虐之刑墨子引作五殺之刑論語不教而殺謂

之虐又十八年傳云凡自內虐其君曰弑皆以虐為殺也

論語

陰嬉讖曰庚子之旦金版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主禽宋均云謂殺關龍之後庚子且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是虐為殺又一證

敗赤狄于曲梁 注云廣平曲梁縣迴遠非也劉昭案上黨記

曰潞濁漳也縣城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

石梁此傳潞字漢書作路 劉寬碑陰潞作路 案三體石經仍作潞說

文同

辛舌職 宰相世系表曰晉武公子伯僑生文文生突辛舌大

夫也突生職職五子赤胘鮒虎季夙

十六年傳禹稱善人 玉篇引云禹偁善人云與稱同尔正曰

偁舉也與杜訓同當从人

十七年傳晉師還 家君曰晉未嘗出師而云晉師還者豈斷

道討貳之師歟似有關文

十八年傳自虐其君 唐石經云自內虐其君案正義同今本

皆脫內字

袒括髮 士喪禮曰主人髻髮袒鄭注云古文髻作括是括為

古文髻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四終

嘉應生員葉軫校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十四 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十四



